

通志堂經解





禮記集說卷第九十一

樂記第十九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此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合為一篇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雖合此略有分焉藝文志云黃帝以下至三代各有當代之樂名周衰禮壞其樂尤微以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矣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為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已不能言其義理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博古與諸生共采周官及諸子云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度傳之以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樂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今樂記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其名猶在曰奏樂

曰樂器曰樂作曰意始曰樂穆曰說律曰季札曰樂道曰樂義曰昭本曰昭頌曰賈公是也案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十一篇入禮記在劉向前矣至向作別錄時更載所入樂記十一篇與餘十二篇總為二十三篇也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

鄭氏曰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形猶見也樂之器彈其宮則衆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春秋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方猶文章也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也羽翟羽也旄旄牛尾也文舞所執周禮舞師樂師掌

教舞有兵舞有干舞有羽舞有旄舞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孔氏曰自此至王道備矣一節論樂本音之所以起於人心者由人心動則音起人心所以動者外物使之然也人心既感外物而動口以宣心形見於聲心若感死喪之物則形見於悲戚之聲心若感於福慶則形見於歡樂之聲既有哀樂之聲自然一高一一下或清或濁相應不同故云生變變謂不恒一聲變動清濁也聲既變轉和合次序成就文章謂之音也音則今之歌曲也以樂器次比音之歌曲播之并及于戚羽旄鼓而舞之乃謂之樂也鄭註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者極濁為宮極清為羽五聲以清濁相次五聲清濁相雜和比謂之音單有一聲無餘聲相雜曰聲然則初發於口單者謂之聲衆聲和合成章

謂之音金石干戚羽旄謂之樂則聲為初音為中樂為末也唯舉音者舉中見上下矣引易文言證同聲相應之義引春秋昭二十一年左傳文證同聲不得為樂也云方猶文章者凡畫青黃相雜分布得成文章言音清濁上下分布次序得成音曲似之也案樂師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無兵舞鄭彼註干舞者兵舞但經云干戚用戚則是大武大武兵舞故註引樂師益以兵舞解經之干戚也引詩抑風者證羽舞是翟舞也

張氏曰夫樂之起其事有二一是人心感樂樂聲從心而生一是樂感人心心隨樂聲而變也物有外境外有善惡來觸於心則應觸而動故云物使之然比音言五音雖雜猶未足為樂後須次比器之音及文武所執之物共相諧會乃是由音得名為樂武陰文陽故所執有輕重之異

唐張

守節篇
內同

延平周氏曰音之所以起者以心心之所以動者以物無心則無物

長樂陳氏曰禮自外作而文樂由中出而靜虛一而靜者其人心乎此凡音之起所以由人心生也人心離靜而動豈自爾哉有物引之而已今夫由心以感物其能不形於聲乎形於聲故有鼓宮宮動鼓角角應而以同相應也彈羽而角應彈宮而徵應而以異相應也以同相應則一倡一和而未始不有常以異相應則流行散徙不主故常而生變矣然心動而生聲聲動而生音語樂則未也比音而樂之動以干戚之武舞飾以羽旄之文舞然後本末具而樂成焉是豈不謂發於聲音形於動靜有以盡性術之變歟由是觀之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

之飾也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舉其器則凡音之起由人心生者其本也形於聲而生變者其象也變成方者其飾也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者其器也四者備矣樂之所由成也周官大司樂以五聲攷八音以八音節六舞而大合樂焉是樂至舞然後大成也言變成方謂之音又言聲成文謂之音何也曰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聲之所以成方也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聲之所以成文也變成方將以成樂音之始也聲成文必寓於政音之終也 又曰文者音之雜方者音之節音之雜者音之始音之節者音之成故情動於中而形於聲則成文聲相應而生變然後成方此始與成之辨也 樂書

嚴陵方氏曰音雖聞於外其原生於人心而已揚子所謂

言心聲是矣音之所由生者陽作之也故以起言之音雖一也起於心者則不一故以凡言之人心之靜性自然也及其動也物使然耳莊子所謂有物揉之而出是矣為物所使而動則心與物感故也故曰感於物而動心靜則藏於默心動則發於言故形於聲藏於隱而作於顯者聲也故以形言之有聲矣或唱或和則相應無常也宮變生徵徵變生商商變生羽羽變生角上下相通而成方則雜比之矣故謂之音音既雜比則節奏而可聽人斯樂之不知手舞足蹈也故曰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樂也以人樂之故謂之樂先干戚而後羽旄者舞之序也與書言乃武乃文明堂位先言舞大武而後言舞大夏者亦此之意此變成方則言歌之音後聲成文則言詩之音延平黃氏曰樂之實本於性根於心故凡音之起由人心

生非作於外物也外物爲之感發而已人之心其猶杌歟
有物觸其中則鳴非杌求鳴於物也聲者心以應物者也
單出曰聲雜比曰音單出未之變也五聲相應而變生焉
聲成文謂之音此言聲有所變變成方謂之音此言變有
所歸惟其有所歸在故其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皦如
也繹如也以成無方則不可比矣裳
馬氏曰樂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心動於中然後發於口
而形於聲故凡同聲者皆相應也變而使之雜則清濁相
錯高下相足而成其文故曰變成方謂之音東西曰經南
北曰緯有經有緯文之象也比音而樂之聲也干戚羽旄
容也有聲有容樂之所以成也
山陰陸氏曰音八音也雖有金石絲竹而無舞焉不得謂
之樂故舞師凡小祭祀則不興舞

慶源輔氏曰樂非外事也我固有之故首篇數言音之起
於人心以曉人聲相應則自然高下之不同故云生變聖
人因其變而品節之以五音使高下清濁雜然而可聽故
云變成方謂之音樂始於聲成於舞故於首發之

氏曰聲感物而生者也變何自而生哉聲之感者
主於一而聲之應者從以五則清濁之不齊高下之不類
變由是而生矣宮之應者徵也而不止於徵商之應者羽
也而不止於羽宮倡而徵商角羽迭應以變商倡而羽角
宮徵迭應以變以其應之隨聲者推之則其變有不勝窮
者矣此聲相應故生變也羽角及商之聲則變而爲金石
爲草木宮及徵之聲則變而爲絲竹爲匏土自其方之不
同則回旋以相參合其方之所向則曲折以相和聲不因
乎應則不能以自變變不成乎方則不足以爲音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

鄭氏曰言人聲在所見非有常也噍蹇也嘽寬綽貌發猶揚也粗麤也

孔氏曰此經覆明上文感物而動之意結樂聲生起所由也合音乃成樂是樂由比音而生本猶初也物外境也樂初所起在於人心之感外境也心既由於外境而變故有下六事之不同若外境痛苦則其心哀哀感在心故其聲蹇急而速殺也若外境所善心必歡樂歡樂在心故其聲必隨而寬緩也若外境會心心必喜悅喜悅在心故其聲

必隨而發揚放散但樂是長久之歡喜是一時之悅左傳云喜生於好是喜與樂別也若忽遇惡事而心恚怒恚怒在心則其聲粗以猛厲也若外境見所尊心中嚴敬嚴敬在心則其聲正直而有廉隅直謂不邪廉廉隅也若愛情在心則聲和柔和調也柔軟也人生而靜無此六事六事之生由應感外物而動也所以知非性者今設取一人觸此六事必隨觸而動故知非本性也庾氏曰隨其所感而應之是知非性也此聲皆據人心感於物而後為聲故鄭註云人聲在所見也

張氏曰六事隨見而動非關本性聖人在上制正禮以防之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也

橫渠張氏曰古樂不可見蓋為後人求之太深始以古樂為不可知但以虞書言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求

而得之樂之意盡於是詩止言志歌但永其言而已永轉其聲令人可聽耳今學者亦以轉聲不變字爲善歌既長言之要入於律則知音者察之知此聲入得何律錯綜以成文矣古樂所以養人德性中和之氣也後之樂反以求哀爲工故晉平公曰音無哀於此乎哀則止感人不善之心歌也者不可以太高亦不可以太下太高則入於嘒殺太下則入於嘒緩其聲之上下有此聲則有此心窮本知變樂之情也所求乎知變樂之道盡於此樂所以養人中和之性以其無嘒緩嘒殺之聲太嘒殺則聽之使人悲哀太嘒緩則聽之使人怠惰惟雅樂則聲音中正故可以養人和平此鄭衛之聲古人所以切禁蓋移人者莫甚焉苟未成性皆能移之不然夫子何以之戒顏回也鄭衛之聲使人忘倦樂聽魏文侯當時賢君也尚曰聽古樂則欲臥

聽鄭衛之聲則忘倦蓋鄭衛之音悲哀則令人意思留連光景其音正與心合故樂聽也靡靡者亦類此聲故古人以御瞽幾聲之上下使之不至於嘒殺不至於嘒緩惟是中正既作此聲又語之以義不聞其音即聞其意未嘗須臾不在理義此所以雅樂之能養仁義今日意思正惟日日講及義理則心乃常存也其始則心要合音終久復要音養人心也大槩外物未必能動人動人惟聲爲切長樂陳氏曰樂出於虛必託乎音然後發音生於心必感乎物然後動蓋人心其靜乎萬物無足以撓之而性情之所自生者也攝動以靜則喜怒哀樂未發而爲中則性也君子不謂之情離靜以動則喜怒哀樂中節而爲和則情也君子不謂之性其故何哉人面天地陰陽五行之氣有哀樂喜怒敬愛之心然心以情變聲以心變其哀心感者

未始不戚戚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未始不蕩蕩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多毗於陽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多毗於陰故其聲粗以厲敬心感者內直而外方故聲必直以廉愛心感者內諧而外順故聲必和以柔則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哀心所感然也嘽諧易簡之音作而民康樂樂心所感然也流散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喜心所感然也粗厲猛起之音作而民剛毅怒心所感然也廉直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敬心所感然也寬裕順和之音作而民慈愛愛心所感然也凡此六者非性之正也感於物而後動則其情而已乃若其情則能慎其所以感之窮人心之本知六者之變使姦聲不留聰明淫樂不接心術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各安其位而不相奪則正人足以

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而治道舉矣若不知慎所以感之則彼必有悖逆詐僞之心淫佚作亂之事以強脅弱以衆暴寡以知詐愚以勇怯窮人欲滅天理者矣其欲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移風易俗天下皆寧不尤難哉樂書嚴陵方氏曰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喪所欲則哀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於所畏則敬於所悅則愛此六者之別也噍則竭而無澤殺則滅而不隆蓋心喪其所欲故形於聲者如此嘽則闐而無餘緩則紆而不迫蓋心得其所欲故形於聲者如此發則生而不窮散則施而無積蓋順其心故形於聲者如此粗則疏而不精厲則危而不安蓋逆其心故形於聲者如此直則無委曲廉則有分際蓋心有所畏故形於聲者如此和則不乖柔則致順蓋心有所悅故形於聲者如此靜者天之性動者人之情無所感則靜

有所感則動六者感於物而後動故曰非性也

延平黃氏曰樂生於夷曠故其聲嘽以緩喜生於愜適故其聲發以散哀則抑故嘯以殺怒則揚故粗以厲敬則義心感也故其聲直以廉愛則仁心感也故其聲和以柔六者之感情動於中而形於聲者也性所有也然而非性言性則靜矣無六者之動言性則合矣無六者之別物能動人之情先王能制天下之物故物之所以感人者先王能爲之謹焉聲之所出則有樂以和之志之所適則有禮以道之其得喪同則有政以一之其姦害同則有刑以防之禮樂以治其內刑政以治其外其名有四其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其實一也

裳

山陰陸氏曰其所以感民者苟爲不慎雖有韶濩使夔爲之不能諧也

慶源輔氏曰嘯殺急促而微細急促故微細也外境可哀故心之哀應之是我心本無哀也因彼之哀而哀之耳故曰哀心感下準此人心憂愁則擘斂喜樂則舒散然喜是樂之初樂是喜之終始則發散終則舒緩自然之勢也厲謂慎厲廉近乎方故曰敬義體用也愛心如母之於子是也先王知此則知樂之本矣慎謂一嘖一笑不敢妄形一話一言不敢妄發

延平周氏曰哀樂喜怒敬愛皆天性也感而形於聲亦天性然也以是六者謂非性誤矣

氏曰靜者天之性具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初動者人之情形於喜怒哀樂既發之後

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鄭氏曰極至也同民心而出治道此其所謂至也

孔氏曰既六事隨見而動非關其本性故先代聖人在上制正禮正樂以防之不欲以外境惡事感之也禮樂刑政是防慎所感之具政法律也正禮教道其志正樂諧和其聲法律齊一其行刑辟防其凶姦用其四事齊之使同其一致人心所繫六事不同聖人用四者刑之使俱得其所也賈氏曰既有禮樂刑政之殊及其檢情歸正至理一也

長樂陳氏曰聖人之於禮樂謙作樂於豫明政於賁致刑於豐則禮樂者政刑之本政刑者禮樂之輔古之人所以同民心出治道也八音之樂一系中國如一人者不過舉而錯之而已大其聲感人而淫樂與焉正聲感人而和樂興焉元王之德所以感之者禮自外作而道志於內樂

由中出而和聲於外政以一不齊之行刑以防不軌之姦慎所以感之之術也其極則一於同民心使之無悖逆詐僞之心一於出治道使之無淫佚作亂之事慎所以感之之效也此因人心之感物而動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而以禮樂刑政出治道下文因人之好惡無節故先王以人為之節而以禮樂刑政備治道蓋相為終始故也樂書

嚴陵方氏曰心有所之則不能無壅故於志言道情有所發則不能無乖故於聲言和成德者欲確乎不可拔故於行言一在外者宜正其所自故於姦言防離言之則先政而後刑先後之序也合言之則先刑而後政終始之序也民心由四者而同治道由四者而出

馬氏曰道有達而治之之意也蓋禮所以節於內有以節於內則在下者無覬覦之心矣易所謂辨上下定民志者

是也樂所以和其心能和其心然後能和其聲不言和其心者聲和則心和可知矣蓋有禮以道其志則必有樂以和其聲此內外之辨也政者所以約之於外而行亦自外作故政以一其行有禮以道其志有樂以和其聲有政以一其行而奇衰不能無也故又爲刑以防其姦蓋刑者所以待其有不帥也故禮樂刑政其體雖不同而其極則一也所謂其極一者皆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言治道因之以出

山陰陸氏曰風出於德性雅出於政事故魏福曹奢其風雖不同而雅則常一也春秋傳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禮樂刑政所以同之此四者蓋出於民而還以治民

廬陵胡氏曰極中也禮樂刑政合乎民心是謂中

慶源輔氏曰制於外所以順行於內養其心所以和易其

聲禮樂交相養也政者正也一於正而已不正則有刑以俟之民心本同隨所感而異而禮樂刑政所以反其同也爲治之道無越於此

盱江李氏曰趙簡子問子太叔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是故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以是言之樂刑政非禮者乎

金華邵氏曰此又言聖人養其樂之本如此夫音由心生心由物動苟不謹其所感使放辟邪侈日作於外非心妄念日動於中則發之音聲其將若何故感者在心感之者在物先王所以謹其感之者豈有他道哉制禮以道其志而使不放作樂以和其聲而使不乖政以一其行而不使

之雜刑以防其姦而不使之犯禮樂刑政其用雖異然究其終窮則未始異也志者心之所之聲者心之所發行者心之形也姦者心之賊也四者既謹則民心同入於善而治道由是而出故曰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養其本者如是則心之發於聲有不得其所者哉

延平黃氏說見前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鄭氏曰言八音和否隨政也玉藻曰御瞽幾聲之上下

孔氏曰上文云音從人心生乃成爲樂此一節明君上之樂隨人情而動也人君政教善惡感動於心故形於聲上文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是也聲成文謂之音則上文變

成方謂之音是也聲之清濁雜比成文乃謂之音此云音不云樂者樂以音爲本變動由於音又下文言治世之音亂世之音故不云樂也治平之世其樂音安靜而歡樂由君政和美而人心安樂故也亂世樂音怨恨而恚怒由君政乖僻而人心怨怒故也亡國謂將欲滅亡之國樂音悲哀而愁思由其人困苦哀思故也治世亂世云世亡國不云世者以國將亡無復繼世也治世亂世云政亡國不云政者言國將滅無復有政也

張氏曰人心即君上心也樂音善惡由君上心之所好故云生於人心者也情君之情也中猶心也心既感物而動故形見於聲也政和則聲音安樂政乖則聲音怨怒是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黃氏曰正義解云清濁雜比爲成文今詳之非其義也斯

蓋言情動於中而形於聲聲單出未能成文成文則聲成章句之辭理義明白可以爲樂文理也謂之音者取章成章句成句五聲可比八音和諧爲樂之本者也故聲成文者言合理也以其頌美刺淫章句合理爲成文矣儻但取清濁雜比則常言俗語鳥獸之聲咸有清濁雜比豈可謂之成文者哉

濂溪周氏曰樂者本乎政者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長樂陳氏曰心以感物而動爲情情以因動而形爲聲聲者情之所自發而音者又雜比而成者也治世以道勝欲其音安以樂雅頌之音也政其有不和乎亂世以欲勝道其音怨以怒鄭衛之音也政其有不乖乎亡國之音則桑

間濮上非特哀以思而已其民亦已困矣由是觀之世異異音音異異政夫豈聲音自與政通邪蓋其道本於心與情然也書曰八音在治忽國語曰政象樂亦斯意歟自繼代以論世未嘗無治亂自封域以論國未嘗無興亡治亂言世不言國則國以世舉亡國不言世則國亡而世從之矣治亂言政不言民亡國言民不言政亦可類推也言樂者音之所由生繼之以六者之聲言宮商角徵羽繼之以五者之音何也曰聲以單出爲名音以雜比爲辨論音之散而單出雖音也亦可謂之聲論聲之合而雜比雖聲也可可謂之音此言情動於中又言形於聲詩序言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又言情發於中而形於聲者動者喜怒哀樂之未發者也發者發而中節動不足以言之動發於中而形於言與聲詩之所以寓於音也動於中而形於聲樂之

敗不和貌五者其道亂則其音應而亂荒猶散也陂傾也孔氏曰此一節論五聲之殊所主不一得則樂聲和調失則國將滅云鄭註月令云宮屬土土居中央總四方君之象也又音以絲多聲重者為尊宮絃最大用八十一絲故為君也商屬金七十二絲次宮如臣次君之貴重也角屬木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宮濁而羽清角六十四絲聲居宮羽之中半清半濁故云清濁中民比君臣為劣比事物為優故云角清濁中民之象也徵屬火用五十四絲聲清故為事羽屬水用四十八絲最處末所以羽為物也五者各得其所用不相壞亂則五音之響無敝敗矣宮音亂則其聲放散由其君驕溢故也商音亂則其聲欹邪不正由其臣不治於官官壞故也角音亂則其聲憂愁由政虐民怨故也徵音亂則其聲哀苦由徭役不休民事勤勞故也羽

音亂則其聲傾危由君賦重民貧乏故也迭互也陵越也五聲不和則君臣上下互相陵越所以為慢也滅絕也無日言旦夕可俟無復一日也崔氏曰五音之次以宮最濁自宮以下則稍清矣君臣民事物亦有尊卑故以次配之商是金金以決斷猶臣事君亦以義斷為賢也角屬春春時物生衆皆有區別象萬民衆多而有區別也徵屬夏夏時生長萬物皆成形體事亦有體故以徵配事也羽屬冬冬物聚則成財用冬則物皆藏聚與財相類也宮聲所以散者由君驕也君驕則萬物荒散也商聲所以傾邪者由臣官壞也官壞則物傾邪也角聲所以亂者由民不安業有憂愁之心也民無自怨君上失政故下民生怨也徵所以亂者由民勤於事悲哀之所生也危者聲不安也羽聲所以不安者由君亂於上物散於下故知財乏不能得

安故有匱乏也偏據一亂未足以滅亡五者皆亂故滅亡無日矣

延平周氏曰還相爲宮而不相亂則其音和相陵謂聲不依永也君臣民事物其道亂則其音應

長樂陳氏曰先王作樂以聲配日以律配辰原樂聲之始五聲未始不先律要樂器之成十二律未始不先聲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原樂聲之始也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宮商角徵羽之聲樂器之成也古者考律均聲必先立黃鍾以本之黃鍾之管九寸觸類而長之數多者上生而有餘數少者下生而不足一損一益皆不出三才之數而已故參分益一上生之數也參分損一下生之數也今夫樂始於聲聲始於宮宮聲最大而中固足以綱四聲覆四方君之象也參分宮

數損一而下生徵徵聲微清而生變事之象也參分徵數益一而上生商商聲則濁而下次於宮臣之象也參分商數損一而下生羽羽聲最清而足以致飾物之象也參分羽數益一而上生角角聲一清一濁其究善觸而已宮徵商羽角上下相生之次也宮商角徵羽君臣民事物之次也傳曰宮者音之主蓋商非宮則失其所守不足以爲臣角非宮則失其所治不足以爲民徵非宮則失其所爲不足以爲事羽非宮則失其所生不足以爲物五行主土五事主思亦猶是也宮商角徵羽五聲之名也君臣民事物五聲之實也實治則聲從而治實亂則聲從而亂傳曰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宮亂而君驕失溫舒廣大之意也商亂而官

壞失方正好義之意也角亂而民怨失惻隱愛人之意也
徵亂而事勤失好施而爲之之意也羽亂而財匱失好禮
而節之之意也

樂書

嚴陵方氏曰王氏謂宮爲君者周覆而以宅人者也商爲
臣者臣爲商度者也角爲民者民可制也不知所以制之
則善觸人者也徵爲事者事於徵則有徵也羽爲物者物
則有實用亦可以爲飾故也怙如沾憑如滯由是而成除
故也滅亡無日滅則人滅之也亡則自亡而已

山陰陸氏曰荒其君驕之兆也陂其官壞之證也怨是以
憂勤是以哀危兆於匱亦危所以匱也凡樂唯宮爲大故
宮亂則荒若商亂角亂則壞則憂而已

延平黃氏曰其君不驕則其宮不亂其宮不亂則其音不
荒其財不匱則其羽不亂其羽不亂則其音不危故曰五

者不亂則無怙憑之音矣

慶源輔氏曰大而不治曰荒荒不治也陂不正也變臣言
官者主有職者言之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憂與哀雖殺
之意也危則欲絕矣嵇康之制慢商者其是之謂乎商慢
則臣陵乎君矣

講義曰人君知音之理實與政通則不敢驕傲怠忽而臣
民事物之理亦從而得矣蓋治生於敬而失於慢方慢之
初疑若未至於亂亡及其漸也則已不可收拾古之人君
所以務敬不使慢心得生焉以此也記言迭相陵謂之慢
其有旨哉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
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鄭氏曰比猶同也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

之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爲晉平公鼓之是之謂也桑間在濮陽南誣罔也

孔氏曰此經論亂世滅亡之樂鄭國之音好濫淫志衛國之音促速煩志並亂世之音也雖亂而未滅亡故云比於慢同前之慢也鄭註昔殷紂以下皆史記樂書之文君政荒散民自流亡誣罔於上行其私意違背公道不可禁止也

橫渠張氏曰鄭衛之音人間之須起留連光景之意又生怠惰之意從而致驕淫之生雖珍翫奇貨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之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必曰放之是亦聖人經歷過但聖人不爲物所移耳苟未成性則有時能爲所移蓋鄭衛之地濱大河沙地土壤不厚其間人自然氣

輕浮其地氣薄不費耕耨物亦能生故其人偷脫怠惰弛慢頹靡其人情既如此則其聲音所感亦同故聞其樂亦使人如此又其地平下其間人自然意氣柔弱怠惰其土足以生古所謂息土之民不才者此也

長樂陳氏曰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趨數煩志內足以發疾外足以傷人亂世之音也雖未全如亡國之慢亦比近於慢而已其政散而無紀其民流而不反

樂書

山陰陸氏曰桑間即詩桑中是也其序曰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今日誣上行私而不可止其濮上之音歟孔子曰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此言有守者不至於是矣

慶源輔氏曰五音應五事陵慢則滅亡無日矣故鄭衛之

音幾於慢而未至於慢也夫至於形於聲音者如此則反之豈易事哉亦終必亡而已矣故曰政散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政散民流亂國之事也疑當在亂國之音下國亡矣何有政散民流誣上行私之足言哉呂氏詩記辨之詳矣政散民流而不可止序詩者引是以爲說豈亦誤歟延平黃氏曰誣上則天下之誠心喪行私則天下之和心喪此亡國之音所以作也

凡音者生於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

樂

鄭氏曰倫猶類也理分也禽獸知此爲聲耳不知其宮商之變也八音並作克諧曰樂

孔氏曰自此至正也明音樂之異音易識而樂難知知樂

則近於禮又明禮樂隆極之旨先王以禮樂教人之意音從聲生聲從心起故云生於人心者也比音爲樂有金石絲竹干戚羽旄樂得則陰陽和失則羣物亂是樂能通倫理也陰陽萬物各有倫類分理者也衆庶知歌曲之音而不知樂之大體唯君子能知極樂之理

橫渠張氏曰樂通倫理者合八音行八風如此得其和不通倫理安能如此樂欲通天下之和必先盡萬物之理須是無不和故通倫類也論倫無患樂之情與萬類皆無患方是樂之情和八音行八風猶是其間事之小者自天地鬼神萬物之類無不盡其理所以作之而神人和鳥獸感通倫類是也

延平周氏曰大而天地細而秋毫莫不有倫理也唯樂爲能宣之樂者豈特聲音而已故禽獸知聲而不知音則異

於衆庶衆庶知音而不知樂則異於君子雖然君子之知樂亦未嘗不始於聲音

長樂陳氏曰樂爲音之蘊音爲樂之發故樂足以該音而音不足以盡樂音雖生於人心未始不通於倫理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是也樂雖通倫理未始不生於人心樂者心之動是也蓋倫則天入之道存而有先後理則三才之義貫而有度數故行而倫清以爲樂論倫無患以爲情近而親疎貴賤之理形遠而天地萬物之理著然則樂通倫理雖不離先後度數之間蓋將載道而與之俱往來而不窮矣彼禽獸知聲而不知音衆庶知音而不知樂豈足與語此心感於內情形於外而單出者樂之聲也曲折成方交錯成文而雜比者樂之音也大司樂曰凡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傳曰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則樂者比五

聲八音而成之者也君子仁足以盡性術知足以通倫理其於知樂也何有

樂書

延平黃氏曰倫理之於人同有於性同生於心然而無樂爲之和同則至於乖絕無樂爲之感通則至於湮塞君臣上下聽之莫不和恭父子兄弟聽之莫不和親則不至乎乖絕聽鐘聲則思武臣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則不至乎湮塞禽獸有聞而無知有情而無文故不知音衆庶有知而無德有文而無實故不知樂

嚴陵方氏曰倫言人倫理言物理若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所謂通人倫也若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觝生所謂通物理也君子則通於道者也故唯君子爲能知樂焉若瓠巴鼓瑟流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此禽獸

之知聲者也魏文侯好鄭衛之音齊宣王好世俗之樂此衆庶之知音者也若孔子在齊之所聞季札聘魯之所觀此君子之知樂者也

清江劉氏曰所謂君子知樂者知其通倫理也知其扶性飾情而反之正也知其創業象功移風易俗也

慶源輔氏曰樂者通倫理者也蓋有序而後和和則其序不紊矣君子通倫理故能知樂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至繹如也以成君子盡人道者也衆庶則有所虧矣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金華邵氏曰倫倫類也理條理也曰心曰聲曰音曰樂名雖不同倫理未嘗不相通爲一故心與聲通聲與音通音與樂通極其終則樂又未嘗不與理通禽獸知單出之聲

而不知成文之音衆庶知成文之音而不知比音之樂此皆不通倫理者也唯君子通倫理故能知樂

氏曰領父子君臣之節形貴賤長幼之理樂之通倫也動四氣之和著萬物之理樂之通理也樂不通倫其能使祖考來格虞賓在位乎樂不通理其能使百獸率舞鳳凰來儀乎

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鄭氏曰知樂則幾於禮者幾近也聽樂而知政之得失則能正君臣民事物之禮也

孔氏曰音由聲生樂由音生政由樂生政善樂和音聲皆善治道備矣

五方
禮記集說卷九十一
黃氏曰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以此辨之樂之作非徒然而起咸取國風雅頌四詩爲本先有歌詩後乃從而爲樂故古之審樂辨於詩者多矣若全舍詩言而辨五聲八音者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唯聞師曠吹律云南風不競知楚師無功及伶州鳩辨鐘聲之擷理猶未當蓋辨音聲之能者唯知其吉凶之徵兆也若政之善惡不辨詩言而唯在聲音則夫子云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及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當此之時魯政日衰而惡聲不見於雅頌之樂哉以此詳之辨於聲則微而辨於詩者多矣蓋魯國樂師方失雅頌至夫子歸而正之俾聲依其永律和其聲則雅頌之樂復正矣儻聲音之旨不係於詩則奏鄭衛之樂而歌關雎之詩爲亡國之音哉奏周南之樂而歌桑中之

什爲治世之音哉非通論也言五聲應君臣民事物者乃御瞽察聲之上下得失之徵應耳觀註文正義之旨言樂不本四詩誠爲未當故云知音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樂而知政也詳其義如今之琴也小人聞之但知琴之音而不辨其辭旨唯君子能知其音而辨其詩可知政也明矣

長樂陳氏曰聲樂之象音樂之興故審聲之清濁則知音之高下審音之高下則知樂之和否審樂之和否則知政之得失而治道備矣大司樂以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則五聲所以成八音審聲以知音也八音所以節舞而合樂審音以知樂也幽足以致鬼神神明足以和邦國內足以諧萬民外足以安賓客遠足以說遠人微足以作動物

五十六
是則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豈外是歟凡物皆動而有聲
聲變而成音知音必自聲始知樂必自音始禮主節樂主
和和勝則流有以節之則不至慢易以犯節流湏以忘本
其於禮也亦何嘗遠之有且幾者近而不遠之辭知樂之
情則樂常幾於禮而未嘗遠禮自迹求之聖人作為鞀鼓
柷敔塤箎以道德之音然後鍾磬等瑟以和之旋狄以
舞之執其于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
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施之祭祀所以獻酬交
酢也施之饗燕所以官序貴賤得其宜也施之鄉射所以
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然則樂之所和禮之所節未
始不行於其間曷嘗不幾於禮歟揚子曰人而無禮焉以
為德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則禮為德之容樂為德之華
所謂德者禮樂皆得於身而已

樂書

嚴陵方氏曰聲雜而為音故審聲以知音音比而為樂故
審音以知樂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樂以知政此皆由齷
以致精故每言審焉審聲以知音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
音審音以知樂故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夫以天地之形
言之則樂隆於禮以陰陽之理言之則禮深於樂所謂知
音者知其禮而已故言知樂則幾於禮也何以言之樂由
陽來而陽為春夏之作長作長所以動而即事禮由陰作
而陰為秋冬之斂藏斂藏所以靜而入道故也王氏謂見
形則知剛強之勝柔弱識理則悟柔弱之勝剛強是矣雖
然獨陽不生獨陰不生非春夏之作長亦無以致秋冬之
斂藏苟不知樂亦何以幾於禮乎

馬氏曰唯君子為能知樂故由聲以至於知音由音以至
於知樂由樂以至於知政而為治之道無以易此矣禮樂

有相通之理禮者中也樂者和也中以和爲用和以中爲體故知樂則可以幾於禮幾者近而未至之辭夔之達於樂而未達於禮所謂幾於禮者也至於禮樂皆得則不特幾於禮而已凡禮樂之情文皆有以得之得者對失之辭禮樂之道非淺聞單見之所能知故知之者寡而不知者衆知之者寡而不知者衆則是天下皆失而我獨得之故曰德者得也

延平黃氏曰聲變而爲音故審聲以知音音比而爲樂故審音以知樂政者樂之安樂怨怒中淫恭慢之所自作故審樂以知政樂與禮同出乎仁義之實禮之實節文仁義之成樂則樂其成而已然而樂之和已有節文在其中焉子曰禮者理也樂者節也以其樂爲主不得謂之禮耳故曰知樂則幾於禮心徹而爲智智徹而爲德偏得樂則和

而有所流偏得禮則中而有所倚非所謂有德

山陰陸氏曰得其一而已德不足言也旣得之又失之不得爲德也

李氏曰樂由陽來禮自陰作故禮樂者猶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也是以方其以禮爲體也必以樂爲文方其以樂爲體也必以禮爲用故子曰不能樂於禮素言禮必以樂爲文也周官曰以樂禮教和言樂必以禮爲質也故達於禮而不達於樂則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則偏矣夫唯知禮故幾於樂知樂故幾於禮此自樂言之故曰知樂則幾於禮矣

慶源輔氏曰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順而下之自源以尋流也審樂以知政逆而上之自末以反本也審始形之聲以知他日之樂審已成之樂以知前日之政如表裏形

影之不誣也則治道悉矣樂通倫理故知樂則幾於禮禮者理也然知之而已故曰幾焉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孟子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故禮樂不備不可謂之成人金華邵氏曰惟君子知樂故審噍殺之聲則知其為志微噍殺之音審嘽緩之聲則知其為寬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如此之類所謂審聲以知音也審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則知和樂興焉審流辟邪散狄成滌蕩之音則知淫樂興焉若此之類所謂審音以知樂也審樂之和則知其政之和審樂之乖則知其政之乖若此之類所謂審樂以知政也吾能自知音以至於知政倫理貫通則於為治音樂不敢缺一苟一有缺則聲與音音與樂必形見於此矣故不知聲不可與言音不知音不可與言樂苟能知樂則

於禮為幾蓋禮者理也樂通倫理故於禮為幾論至於此則禮樂豈二理哉

禮記集說卷第九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九十二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

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
鄭氏曰隆猶盛也極窮也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大饗祫祭先王以腥魚爲俎實不

臠熟之大羹肉湑不調以鹽菜遺猶餘也
孔氏曰樂之隆盛在移風易俗非崇鍾鼓之音食饗之禮謂宗廟祫祭在於孝敬非在致美味清廟之瑟謂歌清廟之詩所彈之瑟也朱弦案虞書傳云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弦此云朱弦明練之可知也不練則體勁而聲清練則絲熟而弦濁瑟兩頭有孔疏通之使兩頭孔相

連孔小則聲急孔大則聲遲弦聲既濁瑟音又遲是其質素初壹倡之時但有三人贊歎之言歎者少也雖然有遺餘之音以其貴在於德所以有遺音人念之不忘也此覆上樂之隆非極音也大饗之禮案郊特牲云郊血大饗腥此云腥魚故鄭知大饗為祫祭宗廟也尚玄酒在五齊之上腥生也雖有三牲而兼載腥魚謂薦血腥之時至薦熟之時皆烹之而熟魚則始末不烹故云俎腥魚并肉湑皆質素之食而大饗設之雖然有遺餘之味人愛之不忘也此覆上食饗之禮非致味也

張氏曰樂之盛本在移風易俗非崇鍾鼓之音禮之盛本在安上治民非崇玉帛至味清廟之瑟言樂盛非用極音大饗即食饗也變食言大崇其名故也不尚重味故食言大也此言禮盛不在至味先王制禮作樂本是教訓曉民

平於好惡之理使去惡歸善不為口腹耳目之欲今反歸人之正道也

長樂陳氏曰德為禮樂之本禮樂為德之文樂之隆在德不在音非極五音之鏗鏘而已大饗之禮在德不在味非致五味之珍美而已清廟之瑟為樂之隆則大饗之禮其禮之隆歟清廟而以朱弦疏越之瑟和之使人知樂意所尚非在乎極音者也且得無遺音乎老子所謂大音希聲此也周官大司樂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蓋羞其肆而酌獻焉則以裸猶生事之有饗也羞其熟而饋食焉則以食猶生事之有食也饗以陽為主而其祭為禘食以陰為主而其祭為祫由是觀之食饗之禮未嘗不致味謂之非致味者豈大饗之禮而誤為食饗歟曲禮大饗不饒富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故大饗之禮尊尚玄酒俎尚

腥魚豆尚大羹貴飲食之本也聖人爲禮貴本始以示之
使人知禮意所尚非在乎致味者也且得無遺味乎左傳
所謂大羹不致此也

樂書

清江劉氏曰此皆言貴其本而忘其末也遺者忘也棄也
清廟之瑟美其德而忘其音大饗之禮美其敬而忘其味
凡樂以音爲之節而反忘音焉意不主於音也意不主於
音是故朱弦疏越乃可尚也凡食饗以味爲之文而反忘
味焉意不主於味也意不主乎味是故玄酒大羹乃可尚
也主於音則不能遺音不能遺音則雖煩響淫聲有不足
矣主於味則不能遺味不能遺味則雖大牢庶羞有不足
矣故孔子曰禮樂云

延平黃氏曰極音致味以物爲音爲味也朱弦之有遺音
玄酒之有遺味以德爲音爲味也先王之制禮樂也以極
口腹耳目之欲則雖極音致味不足以厭其志而殺民平
好惡反人道之正則內足而無待乎外矣故雖朱弦之濁
疏越之遲三嘆之希玄酒之質俎魚之腥大羹之淡足以
勝其欲是以先王之制禮樂也務使人以理而後動以節
而後作

嚴陵方氏曰以樂之隆非極音則凡音之所極者皆樂之
殺耳以饗之大非致味則凡味之所致者皆饗之小耳極
音則無遺音致味則無遺味矣仲尼燕居曰升歌清廟示
德也升而在上則隆之故也瑟堂上之樂君子之所御此
清廟之詩所以必播之於瑟也朱弦疏越皆非極音之義
倡必有和歌之常也於此則嘆之而不和者以言之不足
故也是所以有遺音歟大羹以其不和故足爲大也於玄
酒言尚則知腥魚大羹皆在所尚矣於腥魚言俎則知玄

酒之在尊大羹之在豆矣於大羹言不和則知玄酒之不厚腥魚之不熟矣是互相備也有所遺則爲不盡矣極與致一也互言之耳前曰食饗後曰大饗又何也饗雖以食爲下亦未嘗無食故以食言之然饗之類不一且嫌其非大也故又以大言之

延平周氏曰傳曰有聲者有聲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是故清廟之瑟有遺音者貴其未發之音也所謂未發者無音之音也大饗之禮有遺味者貴其未呈之味也所謂未呈者無味之味也

山陰陸氏曰一倡而三歎所謂嗟歎之不足故咏歌之於是爲至遺猶忘也言造其極者忘其粗也遺音與味其於禮樂可謂真得矣

新安朱氏曰一倡三歎蓋一人倡而三人和也今解者以爲三歎息非也

慶源輔氏曰三歎謂聞者歎其有遺音也有遺音言弗盡其音也有遺味言弗盡其味也於此有所遺則於彼有所盡矣

金華邵氏曰禮樂皆得而謂之德者豈自外來哉得之於我而非強探力索始可謂德耳是以樂之隆雖鍾鼓管磬千戚羽籥莫不具陳而非得乎樂者故非極音食饗之禮雖籩豆簠簋醴薦饗餼莫不畢備而非得乎禮者故非致味至文王清廟之瑟聲濁而遲倡者一而歎者三其音蓋有遺矣而後世必貴焉者以文王之瑟有得於樂故音雖不足而德則有餘也大饗之禮玄酒腥魚大羹其味蓋有遺矣而後世必重焉者以大饗之禮有得於禮故味雖不

足而德則有餘也然則禮樂之理豈假於外亦貴其自得於吾身而已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鄭氏曰教之使知好惡也

孔氏曰玄酒腥魚大羹是非極口腹也朱弦疏越是非極耳目也教民均平好惡好者行之惡者避之反歸人道之正也

黃氏曰禮樂之制所以平天下之情欲俾各知其分而不萌好惡之心者也洪範云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皆節其好惡之心爲王道者也若禮樂失制則王道不行而好惡無節矣辭諸負者小人之事也乘者君子之器也名器失制則小人者不責己愚但心惡其負而

好其乘也是故強脅弱衆暴寡奔競無極爲大亂之道也若禮樂明備則君子在位小人自知其愚不求僥倖之乘而甘乎負矣如斯則是好惡有節而反人道之正也

長樂陳氏曰作好則失仁作惡則失義故平其好所以反之仁平其惡所以反之義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反仁與義者反人道之正也周官五禮防民之僞而教之中六樂防民之情而教之和所謂防民之情僞者平好惡也教之中和者反人道之正也

樂書

嚴陵方氏曰飲食以行禮非極口腹之欲歌舞以作樂非極耳目之欲禮以節之則民之好惡平而無過樂以和之則民之好惡平而無乖好得其平則好也人之所同是惡得其平則惡也人之所同非好惡止於一故能反人道之正焉孔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夫仁也者人也合而

言之道也能好能惡是爲人道之正矣

馬氏曰先王之制禮樂也不知者以爲極口腹耳目之欲極口腹耳目之欲從其小體而已先王之爲禮樂將以教民平好惡平之使中其節也反人道之正則非強其所無也使之復其性之本而已

慶源輔氏曰人之好惡本無不正也蔽於私奪於氣則不得其平而失其正矣禮所以防其私樂所以平其氣也金華應氏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何往而非正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何往而非平乖戾而失其平則和德喪偏倚而失其正則中德虧平其好惡則得其和反人道之正則得其中平者固所以趨乎和正者固所以趨乎中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惟平則正矣正則中矣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鄭氏曰性不見物則無欲物至知知至來也知知每物來則又有知也節法度也知猶欲也誘猶道也引也躬猶己也理猶性也

孔氏曰自此至道也論人感物而動物有好惡所感不同若其感惡則天理滅爲大亂之道故下文明先王所以制禮樂而齊之也外物既來每一物來則心知之會意則好愛之不會意則嫌惡之是好惡形也好惡恣己之情是無節於內所欲之事道誘於外外見所欲心則從之是知誘於外也不能自反而禁止則天性滅絕矣河南程氏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云者百理俱備元無少欠

橫渠張氏曰謂天性靜則何常靜謂之動則何常動天性難專以靜言無物非天性靜也感之而動氣之性也何謂氣之性人須氣以生其性即氣之性也感者必待有物則有所感無物則何所起喜怒哀惡去取莫非因物而有知猶言能知能知其知則好惡形焉

樂陳氏曰人生而靜書所謂惟民生厚也有不為天之平乎感於物而動書所謂因物而有遷也有不為性之欲乎史遷以性之動為性之順誤矣夫道有君子必有小人性有善必有惡知惻隱之為仁羞惡之為義是非之為知斷讓之為禮此知性之本也知耳之欲聲目之欲色鼻之欲臭口之欲味此知性之欲也知性之本循而充之為君子知性之欲循而充之為小人

樂書

嚴陵方氏曰性稟於天靜而無欲物自外至而入吾可知

之域得所欲則在所好非所欲則在所惡而好惡形焉知者知其所知也然心知其為好而好之知其為惡而惡之所謂好惡特未定也知誘於外則逐物逐物則不能反躬沈於人為而天理滅矣

馬氏曰人生而靜則無知也物之至然後知之順其心則好逆其心則惡好惡無節於內則在內之志誘於在外之物不能反躬以復其性之本而天理於是滅矣然則所謂知者非真知也所謂欲者非可欲也所謂動者非動而中節也所知非真知則所欲非可欲也欲非可欲則其動亦不能中其節也

延平周氏曰靜則為性性則情之未發者也動則為情情則性之已發者也

山陰陸氏曰物至而知所謂知則所謂真者鑒而好惡形

矣列子曰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

廬陵胡氏曰欲情也董生曰情者人之欲也禮運云喜怒哀樂愛惡欲謂之七情易取於艮其背者背則不見可欲也知知所知者多也人病以多知爲雜理猶道也鄭謂理情也案易說卦云窮理盡性則理性各別

新安朱氏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人生而靜以上即是人物未生時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不得此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纔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性是性之本體矣此所謂在人曰性也大抵人有此形氣則是此理始具於形氣之中而謂之性纔是說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氣質不得爲性之本體也然性之本體元未嘗離亦未嘗雜要人就此上面見得其本體原未嘗離亦未嘗雜耳凡人說性只

是說繼之者善也言性不可形容而善言性者不過即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理固可默識矣如孟子言性善與四端是也未有形氣渾然天理未有降付故只謂之理已有形氣是理降而在人具於形氣之中方謂之性已涉乎氣矣便不能超然專說得理也程子曰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又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是也又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受天命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則有是形有是形則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即所謂情也又曰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此指情之動處爲言而性在其中也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其動

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唯其不自覺之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庶乎其可制也不能如是而唯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咸息尚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明天理人欲之機間不容息處唯其反躬自克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誘不能奪矣

足平黃氏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靜而中者性之正也動而和者情之正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無中爲之主故也莊子曰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夫用無涯之知應無窮之感生

無節之好惡則天理滅矣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不能反躬而誘於外爲樂此天理所以滅也

廣漢張氏曰感物而動性之欲也言亦性所有也而其要係乎心君宰與不宰耳心宰則情得其正率乎性之常而不可以欲言矣心不宰則情流而陷溺其性專爲人欲矣又曰反躬之義深矣好惡無節於內則知爲物誘心不宰而情徇於物矣故貴於反躬焉反躬而求之則夫生而靜者卓然而可見而萬理可得而窮矣平日致知力行無非反躬之功也

慶源輔氏曰因上禮樂教民平好惡故此推人好惡所由生反躬謂反之於心也變性言理善言性也滅謂湮滅之實未嘗忘也

金華邵氏曰感物而動性始有欲欲非情欲逸欲之欲性而無欲則槁木死灰耳率性之謂道從何出哉孔子曰我欲仁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書曰惟天生民有欲果情欲逸欲之謂乎所謂物者亦豈外物哉感君臣而敬感父子而親之類耳然性非自能有欲也物至於吾前吾之知足以知之故所喜則好所怒則惡其欲遂形欲雖形矣當此之時乃邪正未分之時苟作好惡無節於內而吾之知又爲物誘於外則流蕩忘反而天理滅矣天理即人道之正也人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鄭氏曰窮人欲言無所不爲

孔氏曰物既衆多感人無有窮已所好所惡無有法節物善則人善物惡則人惡是人化物也人既化物逐而遷之恣其情欲故滅其天生清靜之性而窮極人所貪嗜之欲也知者欺詐愚人勇者困苦怯者疾病者心所嫌惡不收養之老幼孤獨無有哀矜者故不得其所也

橫渠張氏曰窮人欲則心無虛須立天理人心者人欲道心者天理窮人欲則滅天理既無人欲則天理自明明則可至於精微謂之危則在以禮制心又曰滅天理而窮人欲今當復反歸其天理古之學者便立天理孔孟而後其心不傳如荀楊皆不能知

長樂陳氏曰天理滅則人之良心亡矣彼生於其心者安得無悖逆詐僞者乎人欲窮則人之美行喪矣彼發於其事者安得無淫佚作亂之事者乎夫然則弱者無所恃而

爲強者之所脅寡者無所附而爲衆者之所暴愚者無所施而爲知者之所詐怯者無所立而爲勇者之所苦疾病不養而其政散老幼孤獨不得其所而其民流非大治之道也豈足以同民心哉自好惡無節於內至滅天理而窮人欲不能平好惡之患也自有悖逆詐僞之心至老幼孤獨不得其所不能反人道之正之患也由是觀之先王之於禮樂刑政獨可已乎

樂書

延平周氏曰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謂其蔽於物則我亦物也我亦物則以物而交物者也以物而交物則天理所以滅而人欲所以窮也天理滅人欲窮大亂之道也

嚴陵方氏曰物之感人自外入而無窮人之好惡由中出而無節則非所謂物物而不物於物者矣故曰物至而人

化物也人爲物所化則滅自然之天理窮使然之人欲而不反矣天下之亂莫大於此故曰大亂之道

馬氏曰君子爲能役物物至而化者是役於物者也

李氏曰夫役於物則失其精義逐於物則喪其利用而化於物者言其成於漸也孟子曰交於物傳曰習於性成夫人之於物也始於交至於化而終於成夫物有外有內得於內者內物也動於外者外物也能無失其良心則不汨其內物操其常心則不動於外物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所謂內物也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所謂外物也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言內之物交乎外之物也夫所謂不能反躬者舍其常心也好惡無節於內者失其良心也

新安朱氏曰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此說得工

夫極密兩邊都有些罪過物之誘人固無窮然亦是自家好惡無節所以被物誘去若自有主宰如何被誘去此處極好玩味且是語意渾粹又曰上言情之所以流此以其流之甚而不返者言之也好惡之節天之所以與我而至於無宰制萬物人之所以為貴也而反化於物焉天理唯恐其存之有未至也而反滅之人欲唯恐其制之不力也而反窮之則人之所以為人者至是盡矣然天理秉彝終非可珍滅者雖化物窮欲至於此極苟能反躬以求則天理之本然者初未嘗滅也但習染已深難覺而易昧難反而易流非厲知恥之勇而致百倍之功則不足以復其初耳

慶源輔氏曰是故君子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天下固未有大於心者自強者脅弱至孤獨不得其所

皆所謂滅天理而窮人欲也反此則天理也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定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鍾簋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以正交接也

鄭氏曰人為之節言為作法度以過其欲也男二十而冠女許嫁而笄成人之禮也射鄉大射鄉飲酒也

孔氏曰人為猶為人也言制禮樂為人作法節也食饗饗食賓客也凡此皆是正交接之節不使相陵越也

張氏曰言制禮樂以節於人衰麻以下並是陳禮樂節人之事也

長樂陳氏曰居喪以哀為主其發於衣服容體則斬衰三升而其貌若苴至總麻十五升而去其半容貌可也其發

於言語聲音則斬衰唯而不對其哭若往而不反至緦麻議而不及樂所以節喪紀者如此有文事必有武備有武事必有文備故鍾鼓以聲文事干戚以容武事所以和安樂者如此婦曰昏夫曰姻二姓之好自此和室家之道自此正所以別男女之親也男娶以三十則參天之陽數女嫁以二十則兩地之陰數則陽數者必成以陰故始之以二十之冠則陰數者必成以陽故始之以十五之笄所以別男女之成也諸侯之射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先行鄉飲酒禮旌以詔之鼓以節之扑以戒之定其位有物課其功有筭使人存爭心於揖遜之間奮武事於燕樂之際德行由是可觀齒位由是可正所以正交接於鄉黨也食以養陰而食在所主焉饗以養陽而飲在所主焉故諸侯饗禮七獻食禮七舉而諸伯如之諸子饗禮五獻食禮五舉

而諸男如之禮事相於世婦樂事序於樂師所以正交接於賓客也然亂多而刑五治多而禮五故天之所秩不過五禮有庸而已由是觀之節喪紀而使之不過者凶禮也和安樂而使之不乖者吉禮也別男女而使之不雜者嘉禮也正交接而使之不瀆者賓禮也不言軍禮者舉干戚與射以見之

樂書

嚴陵方氏曰人爲之節者因人而制爲之節也因人之有喪紀也故制爲衰麻哭泣以節之因人之有安樂也故制爲鍾鼓干戚以和之以至昏姻冠笄之於男女射鄉食饗之於交接亦若是而已且制禮所以爲之節也樂則所以爲之和也總曰爲之節者蓋樂雖和而不流是乃爲之所以節也以至別男女正交接亦無非節而已喪在彼也而我以禮數紀之故謂之喪紀衰麻有重輕之節焉哭泣有

多少之節焉於樂舉鍾鼓以見管籥於舞舉干戚以見羽旄安則無危樂則無憂和則可否相濟之謂也和其安則安不至於怠和其樂則樂不至於流昏姻所以別男女之名冠笄所以別男女之服

延平黃氏曰先王爲人化物然後制禮樂人莫不有禮樂之實而無化物者則天下自有禮樂矣先王安用制哉及其化物非特滅天理也僞禮僞樂又從而乘之故先王之制禮樂也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恩有厚薄禮有隆殺麻所以節其文泣所以節其情

新安朱氏曰人爲之節言人人皆爲之節也

金華邵氏曰先王制禮樂以爲防閑之具則人道正而天理還制爲衰麻哭泣則喪紀不失人道之正制爲鍾鼓干戚則安樂不失其正昏姻冠笄則男女之道正射鄉食饗

則交接之道正此以上皆明禮樂之意如此

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孔氏曰禮有尊卑上下所以裁節民心樂有宮商角徵羽及律呂所以調和民聲政謂禁令用禁令以行禮樂也不行禮樂則以刑罰防止之四事通達流行而不悖逆則王道備具矣

長樂陳氏曰帝道成於虞王道備於周周之時禮掌於宗伯樂掌於司樂政掌於司馬刑掌於司寇以謂化民於未僞之前者在禮樂而不在刑政治民於已僞之後者在刑政而不在禮樂四者交達順理而不悖則王道備而無闕矣禮樂譬則陽也刑政譬則陰也陰積於無用之地不時出以佐陽則天道不成刑政委於不急之務不時用以佐

禮樂則王道不備然則急刑政緩禮樂其霸道歟禮自外作而節民心以外節內也與書以禮制心同意樂由中出而和民聲以內和外也與書以義制事同意

樂書

嚴陵方氏曰禮以道其志然後能節民心樂以和其聲然後能和民聲政以一其行然後能行禮樂之道刑以防其姦然後能防禮樂之失四者如是則無所不達無所不達則無所不順無所不順之謂備前言出治道則四者之始也此言王道備則四者之終也既曰道其志又曰節民心蓋禮達而分定禮達則所謂道其志也分定則所謂節民心也

馬氏曰禮者齊人之外而亦所以節於中故禮節民心樂者導民之心而亦所以和於外故樂和民聲禮樂者為治之本也政以行之恐其有所偏也刑以防之防其不帥於

禮樂也此與上之言雖不同而其實則一也先王為治之大要莫出於斯四者故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上道備矣

金華邵氏曰用禮樂者先王之本意間有不循吾化而越禮棄樂者則有政焉以使之必行有刑焉以防其或違樂者為司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

鄭氏曰同謂協好惡異謂別貴賤流謂合行不敬也離謂析居不和也合情飾貌欲禮樂並行斌斌然也

孔氏曰從此以下為樂論此章凡四段自此至民治行矣為第一段論樂與禮同異同謂上下同聽莫不和悅也異謂尊卑各別恭敬不等也無所間別故相親有所殊別故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明雖有同異而又有相須也勝

猶過也樂過和同而無禮則流慢無復尊卑之敬禮過殊隔而無和樂則親屬離析無復骨肉之愛唯禮樂兼有所以爲美合情謂樂也樂和其內是合情也飾貌謂禮也禮以檢跡於外是飾貌也二者無偏是禮樂之事也
河南程氏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長樂劉氏曰樂和上下所以爲同禮別尊卑所以爲異同則遠邇欣合故相親異則大小適宜故相敬相親而無節則流蕩而忘返相敬而無節則離析而不通是故合和天下之情以爲同者樂之事也貴飾萬民之貌以爲敬者禮之事也

長樂陳氏曰樂主和而爲同凡天下所謂同者麗焉禮主

別而爲異凡天下所謂異者麗焉周官大司徒以樂禮教和以儀辨等記曰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教和則其仁足以相親而不乖辨等則其義足以相敬而不越二者不可偏勝也詩曰好樂無荒戒其流也易曰履和而至戒其離也樂者爲同而有異焉故樂雖合愛未嘗不異文禮者爲異而有同焉故禮雖殊事未嘗不合敬要之樂同禮異者特其所主爾

樂書

延平黃氏曰可以相勝者仁義也故厚於仁而薄於義則親而不尊厚於義而薄於仁則尊而不親不可以相勝者禮樂也故曰樂勝則流禮勝則離仁義相勝則相治禮樂相勝則相賊相親以其有情相敬以其有分禮樂之同異正也而使之相勝則非禮樂之正矣故情勝分則流分勝情則離樂於內合情禮於外飾貌內外不相勝而後爲禮

樂之事禮者理也而行禮者義也樂者情也而稱情者文也下文上下和與夫爵舉賢者所謂仁以愛之也貴賤等與夫惡不肖刑禁暴者所謂義以正之也嚴陵方氏曰同則有情以相親異則有貌以相敬然能同而不能異則樂勝於禮其和至於流矣能異而不能同則禮勝於樂其體至於離矣禮樂不相勝而無流離之患則能事畢矣故曰禮樂之事也

馬氏曰同則有恩以相愛故相親異則有文以相接故相敬流者無所止離則失其所附禮樂之道貴其並行而不隆於所獨也

新安朱氏曰禮勝則離樂勝則流好就勝字上看只爭這些子禮纔勝些子便是離了樂纔勝些子便是流了知其勝而歸之中即是禮樂之正又曰嚴而泰和而節

建安真氏曰禮屬陰凡天地間道理一定而不可易者皆屬陰樂屬陽凡天地間流行轉運者皆屬陽禮樂之不可闕亦如陰陽之不可偏勝一歲之間寒暑之相易雨露霜雪之相濟方能氣候和平物遂其生陽太勝則亢而爲旱陰太勝則溢而爲水有陰無陽則物不生有陽無陰則物不成禮勝則太嚴而不通人情故難合樂勝則太和而無所限節而流蕩忘返所以有禮須用有樂有樂須用有禮此禮樂且是就性情上說然精粗本末亦初無二理

慶源輔氏曰樂者所以合人之和禮者所以辨人之分和合則相親分辨則相敬有以合其情而無以飾其貌則樂勝而流矣有以飾其貌而無以合其情則禮勝而離矣合情飾貌禮樂之事也二者闕一則不可

金華應氏曰同異者禮樂之理親敬者禮樂之效流離者

禮樂之偏內合其情而相與交致其親敬外飾其貌而不使偏勝於流離此禮樂之見於事爲者

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鄭氏曰等階級也

孔氏曰義宜也禮得其宜則貴賤各有階級文謂聲成文也樂文諧同則上下自和所好得其善所惡得其惡則賢不肖自分別矣用刑罰禁止暴慢用爵賞以舉賢良則政教均平矣用仁以愛民用義以正惡則民治行矣此經凡五事也

張氏曰言禮樂刑政既均又須仁以愛民義以正民如此則民順理正行矣

長樂劉氏曰禮之爲義立於民心則貴賤雖殊而莫敢以爲不等也樂之爲文同於天下則尊卑雖異而莫敢以爲不和也是以用禮樂以尊崇之者示之以天子之所好也用禮樂以疏遠之者示之以天子之所惡也好惡著於天下則賢不肖有別而民得遠罪矣故暴於禮樂之俗者必有刑以禁之賢於禮樂之俗者必有爵以旌之仁以愛之謂樂以和其心也義以正之謂禮以方其行也溥天之下莫不如此則民治行矣

長樂陳氏曰禮粗而顯而以義微之樂妙而幽而以文闡之故禮非義立則貴賤之位不等樂非文同則上下之情不和天尊地卑而君臣定卑高已陳而貴賤位禮義立則貴賤等之謂也節奏合而成文父子以之和親君臣以之和敬樂文同則上下和之謂也因禮樂以好惡則好惡著

而賢不肖別矣刑以禁暴與衆棄之也爵以舉賢與士共之也因好惡以施刑爵則人人勸賞畏刑而政均矣爵以舉賢仁不可勝用也刑以禁暴義不可勝用也仁以立人而有以愛之義以立我而有以正之則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固足以同民心出治道而民治不行未之有也前言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此兼刑以爲政何哉曰孔子將爲政於衛嘗謂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子張問政於孔子則對之明於禮樂而已是禮樂者政之本刑罰者政之助以刑爲政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之也

樂書

延平周氏曰合情者樂之事飾貌者禮之事禮之義既立則貴賤有等樂之文既同則上下能和有禮有樂所以平好惡故好之著則所好者賢惡之著則所惡者不肖此賢不肖所以別惡之必至於刑故刑以禁不肖好之必至於

爵故爵以舉賢有威有福則政之所均自好之至於爵仁以愛之也自惡之至於刑義以正之也如此則民治行矣嚴陵方氏曰貴賤以位言故曰等上下以情言故曰和於禮言義於樂言文於禮言貴賤於樂言上下互相別也然上言不肖而下言暴者蓋不肖雖爲可惡然未至於可刑必至於暴然後有刑以禁之也

馬氏曰禮義立則貴賤等公以七爲節侯伯以五爲節子男以三爲節此等之迹也樂爲同故樂文同則上下和君臣上下同聽之莫不和敬此和之類也於禮言義於樂言文言義則有數言文則有情言文而不言情言義而不言數互文以見意也義者禮之本故言立樂者八音克諧故言同好惡當其實則賢不肖有別自貴賤等以至於政均其爲治略具矣而猶未盡也又有仁以愛之義以正

之故民治行矣於王道行則止言禮樂刑政而於民治行則不止於禮樂刑政而又益之以仁義者蓋王道備則爲治之略民治行則爲治之詳上言政而又言刑此則兼刑以爲政者蓋合而言之則政刑一也分而言之則刑與政異矣

山陰陸氏曰所謂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有以禁之又有以舉之是之謂均所謂民治仁義而已非所與論於仁義之外也

李氏曰夫禮之所以爲異者以其數也樂之所以爲同者以其情也數必存乎義情必見乎文故曰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樂之道爲明爲出爲愛爲變爲息而屬乎陽禮之道爲幽爲入爲殺爲化爲消而屬乎陰屬乎陽者於人爲好於政爲爵於治爲仁屬乎陰者於人

爲惡於政爲刑於治爲義故曰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慶源輔氏曰禮之義立則貴賤有等樂之文同則上下相和同亦和也貴賤有等矣上下相和矣然人之賢不肖終不能無也賢者好之不肖者惡之則賢不肖分別而刑政所由生也刑以禁暴則非作惡也爵以舉賢則非作好也刑賞不以私意而一循公理則其政均平而無偏陂前止言禮樂刑政之用此又言刑政之所由生也禮樂刑政即是仁義之事後又總言之也如此謂如上所言者也行即達也民治行謂治民之道達於下也

金華邵氏曰此又申言相親相敬之事必有仁義刑政以輔之治不偏於一而後可行於天下猶前言禮樂刑政四

達則王道行也夫禮者義之實義既立則貴賤有等樂者文以五聲文既同則上下無不和然貴賤不徒等必也明其好惡使賢不肖有別上下不徒和必刑爵以禁暴舉賢而使其政均一既有仁以致其愛復有義以正其過如此則治達於下無有壅而不行者然禮樂者治之本而刑政所以輔之歟

金華應氏曰等所以辨異和所以統同好惡者心之取舍也刑爵者政之勸懲也合和其仁也等辨其義也好賢而爵舉之仁也惡不肖而刑禁之義也言禮樂與政而刑包其中蓋別而言之禮樂亦所以為政也前以刑政輔禮樂而曰王道備言其為治之具也此以仁義別禮樂而曰民治行言其為治之效也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

大禮必簡

鄭氏曰由中出和在心也自外作敬在貌也文猶動也易簡若於清廟大饗然

孔氏曰自此至禮行矣為樂論第二段明禮樂自內自外或易或簡天子行之得所則樂達禮行也樂從心起在心故靜禮肅人貌貌在外故云動也大樂必易朱弦疏越是大禮必簡玄酒腥魚是也

張氏曰出猶生也為人在中和有未足故生此樂作猶起也為人在外敬有未足故起此禮

橫渠張氏曰禮自外作故文與孟子義內之說相似蓋孟子方辨道故其言得造深作記者非不知內者據粗淺言之事簡則誠是易從然而後世之禮簡而至於無矣故必崇禮古人於禮亦為常事故其為之也亦易禮樂簡易亦

有此理

長樂劉氏曰樂由中出則復其自然之性所以靜也禮自外作則除其詐偽之心所以文也大樂必易者以言其與上下同樂也大禮必簡者以言其與貴賤同安也

長樂陳氏曰方陽之復也雖動而靜此樂曲中出所以為靜也方陰之出也雖靜而動此禮自外作所以為文也易言乾之靜專坤之為文如此而已言靜則知文之為動言文則知靜之為質人之心也靜而與物辨則在性而質動而與物雜則在貌而文原樂之始則靜而已及要終焉未始不動乎外也要禮之終則文而已及原始焉未始不中以為質也夫乾天下之至健其德行常易以知險坤天之至順其德行常簡以知阻樂作自乎天其來自乎陽所以著者在於太始未嘗不與乾同德焉此大樂所以

必易也禮制自乎地其作自乎陰其所以居者在於成物未嘗不與坤同德焉此大禮所以必簡也大樂之易大禮之簡言必者不易之理也

樂書

嚴陵方氏曰由中出則天作之也天無聲無臭所以為靜自外作則地制之也地有剛有柔所以為文基命宥密為無聲之樂此非其靜歟大禮物博而多之為美此非其文歟

延平黃氏曰樂者樂也德也故田中出而外設者其文也禮者履也行也故自外作而中立者其本也外作於貌故文內出於性故靜又曰大樂所樂者性也故易大禮所履者理也故簡簡者禮之至也易者樂之至也易則無險阻故無怨簡則無紛辨故不爭大禮大樂之世所樂者正性所履者真理則吾復何為哉此所以揖遜而天下治

又曰大樂所樂者性也故易大禮所履者理也故簡先王之制禮樂也豈其私意哉禮制其性之中樂制其情之和而已由性之中制禮以致其中由情之和作樂以致其和然後天位乎上以生地位乎下以成而人位乎其中以贊之大樂之易大禮之簡天下之理存乎先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則成位乎其中矣

延平周氏曰樂由中出文在於外禮自外作本在於中所謂由中出者言其自然也所謂自外作者言其使然也以其自然故靜以其使然故文樂由天作故易此大樂所以有遺音也禮以地制故簡此大禮所以有遺味也慶源輔氏曰樂由中出原其始也禮自外作論其形也原其始則樂本於靜論其形則禮必有文靜則必形於動文則必有其本自靜而爲動故易自文而反本故簡

義曰靜者謂樂未出之初人心未感物之時寂然而止及其爲樂則聲音由靜而生耳樂既本靜則當求之於靜矣文者謂威儀三千其始安得有此以其形於外故有如此之文禮之本不在文則不當求之於文矣是以大樂必易大禮必簡

金華邵氏曰禮樂皆天理也而曰禮自外作何哉使禮果自外作荀卿子所謂僞者矣於禮何取曰樂由中而出於外也禮自外作自外而作夫內也外有所爲必出於中而自中有所蘊必作於外而可形學者詳繹出與作之義則思過半矣惟由中而出於外故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不傲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而其用則靜蓋中之靜形於外亦靜也惟自外而作

大內則升降上下周旋謁襲隆殺等威經而爲三百曲而爲二十而其用則文蓋外之文所以作夫中之文也然則禮樂果有內外之辨哉又曰中出而靜外作而文此禮之用也必易必簡又推其本而言之大樂者性之和大禮者性之中以一性之和爲樂則和之外無他事如清廟之瑟豈不易乎以一性之中爲禮則中之外無煩文如大瑟之禮豈不簡乎

牟應氏曰樂之和蘊於心中出者和氣之鬱積充溢而流動於外也禮之敬動於容自外作者威儀之周旋設而矯揉於內也靜者言樂止其所雖鏗鏘備舉而中之一者不可散也文者言禮備其節雖莊敬純實而外之飾不可略也蓋樂和而易於流故雖動而必主乎靜禮而易以倦故雖質而必飾以文四肢百體皆由順正樂

之靜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之文也樂出於虛愈出而愈靜禮飾其實愈飾則愈文此所以不同易以心言簡以事言心和則易而順事敬則簡而略大猶重也

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如此則禮行矣

鄭氏曰至猶達也行也賓服賓協也試用也

孔氏曰樂行於人由於和故無怨禮行於民由於謙故不予民無怨爭則君上無爲但揖讓垂拱而天下自治其功由於禮樂故曰禮樂之謂也暴民凶暴之民不作不動作也天子如此則禮行者言天子若能使海內如此則是禮道興行也樂云達禮云行者互文也

長樂陳氏曰樂不至不可以言極和禮不至不可以言極
順內極和則不乖於心何怨之有外極順則不逆於行何
爭之有樂以治內爲同禮以脩外爲異同則相親而無怨
異則相敬而不爭通而言之禮亦可以無怨樂亦可以不
爭故經言樂則曰瞻其顏色而民不與爭禮器言禮則曰
內諧而外無怨也周道之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則樂不
至可知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則禮不至可知暴民不作
於下諸侯賓服於上大則兵革不試小則五刑不用百姓
無患而有所謂和天子不怒而有所謂威如此則樂無不
達矣父子天性也有以合其親長幼天倫也有以明其序
敬四海之內則立愛自親始而民睦立敬自長始而民順
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而禮無不行矣

樂書

嚴陵方氏曰至則無以復加之謂也天下之心無怨爭則

天下有所不足治者矣暴民不作則諸侯賓服諸侯賓服
則兵革不試五刑不用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然後百姓無
患天子不怒故其序如此此皆和之所致故曰如此則樂
達矣父子固有親矣禮則合之長幼固有有序矣禮則明之
父子得其親長幼得其序四海之內豈有相慢易者哉故
曰以敬四海之內言四海之內皆相敬此皆節之所致故
曰如此則禮行矣

山陰陸氏曰樂至則無怨若神罔時怨神罔時恫是也禮
至則不爭若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是也天子不怒當
曰天下不怒以天子言禮以天下言樂相備也以敬四海
之內所謂予視天下匹夫匹婦能勝予是也

廬陵胡氏曰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此明堯舜之揖讓
異乎後世之戰爭禮至樂至謂躬行之至此云樂達禮行

謂施乎天下之盛

慶源輔氏曰至可以兼達與行達與行不足以盡至之義也唯至故可以達可以行亂世之音怨以怒則樂亦有怨者也然非樂之至滕薛爭長子產爭承則禮亦有爭者也然非禮之至極禮樂之至則堯舜之事是也固不可分別而言之矣故曰其極一也樂達言其終也禮行言其始也樂欲達之於下故以天下言樂禮欲率之於上故以天子言禮陸氏之說善矣然亦非相備而已

金華應氏曰四海之內一句恐在合字上

禮記集說卷第九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九十三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大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

鄭氏曰同和同節言順天地之氣與其數不失謂不失其性祀天祭地謂成物有功報焉明則有禮樂教人者也幽則有鬼神助天地成物者也

孔氏曰從此至述作之謂也為樂論第三段自此至名與功偕明禮樂與天地合德明王用之相因不改功名顯著也鄭註氣解同和數解同節天地氣和而生萬物大樂之體順陰陽律呂生養萬物是天地同和也天地之形有高下大小之限大禮辨尊卑貴賤與天地相似是與天地同節也和故能生成百物不失其性節故有尊卑上下祀天

祭地報生成之功也聖王能使禮樂與天地同和節又於明則尊崇禮樂以教人幽則尊敬鬼神以成物則四海之內合其敬同其愛也

長樂劉氏曰律呂和而四時順陰陽和而萬物生是與天地同和也寒暑節而萬物遂等降節而兆民安是與天地同節也和而百物不失其宜節而三禮必報其本故明則使之敬禮樂以保於五福之休幽則使之敬鬼神以避於六極之咎然則四海之內莫不合其敬以爲義同其愛以爲仁矣

延平黃氏曰大樂致和大禮致中天地之於萬物生之以和成之以節而先王之大禮大樂贊天地之化育故大樂與之同其和大禮與之同其節天地生成百物者也故言皆化王者收用百物者也故言不失百物得和而生得節

而成先王以大禮同天地之節以大樂同天地之和其力則在天地之後故物之成也先王不敢私有其功焉祀天祭地報之而已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此禮樂之配鬼神也率神而從天居鬼而從地此禮樂之役鬼神也又曰以樂合天之神動物之產使陰德無淫邪與天地同節也以禮合地之化植物之產使陽氣無倦怠與天地同和者也

長樂陳氏曰天地之氣春夏與物交而爲和秋冬與物辨而爲節和則有聲而大樂出焉節則有形而大禮出焉是禮樂之本出於天地自然之和節而其用實同之乃若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則直與之爲一非特同之而已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和故百物不失之謂也孔子曰非禮無以節祀天地之神節故祀天

祭地之謂也均是和也或謂百物不失或謂百物皆化者蓋樂者道天地沖和之和所以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者也與天地同和其功淺故止於百物不失為天地之和其功深故至於百物皆化自天地訢合至不殯不殯所謂百物皆化也百物不失特不失其道理而已故詩序曰崇丘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大樂必易大禮必簡禮樂之德也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禮樂之功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得非傳所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禮樂經所謂極乎天蟠乎地通乎鬼神者歟禮樂則合敬同愛於其明鬼神則合敬同愛於其幽明寓愛敬於禮樂幽而愛敬於鬼神如此則推而放諸四海之內未有不合敬同愛者也然合敬同愛禮樂之情非禮樂之文也合情飾禮樂之事非禮樂之道也

樂書

嚴陵方氏曰與天地同和則其為和也大矣故曰大樂與天地同節則其為節也大矣故曰大禮和者氣之所生故百物不失蓋百物不失本乎氣生之初故也節者形之所成故祀天祭地蓋祀天祭地在乎形成之後故也有氣而後有形故百物不失乃可以祀天祭地而報本反始焉天地所以示教化於明者禮樂也故曰明則有禮樂所以行變化於幽者鬼神也故曰幽則有鬼神鬼神之與禮樂固相為體用矣四海之心莫不有敬也合之者則存乎禮莫不有愛也同之者則存乎樂

馬氏曰天地之和此自然之和天地之序此自然之序也至於禮樂則人為之禮樂也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成禮樂之道雖出於天地之自然而未嘗不繼之以人故極樂之妙則和與天地同極禮之妙則節與天地同自暴民不

作以至天子不怒天地同和之效也自合父子之親至於敬四海之內天地同節之功也天地自然之和故百物化生至人爲之樂則聖人有以贊天地之化故百物不失其性而已天高地下而聖人爲禮則祀天於地上之圜丘祭地於澤中之方丘者以其有節也和故百物不失者此言其和之之意也節故祀天祭地者此言其節之事也明則有禮樂使然之禮樂也幽則有鬼神自然之禮樂也鬼神者往來乎天地之間以和以節而生萬物者聖人則合天地之化輔天地之宜而制禮作樂以示於人禮者別宜居鬼以從地而近於鬼樂者敦和率神以從天而近於神故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合敬者禮之事同愛者樂之事禮樂之道得乎此則合敬同愛之見于彼

慶源輔氏曰與天地同和則和而不失其節故曰和故百

物不失百物不失則其節著矣與天地同節則節而不失其和故曰節故祀天祭地祀天祭地則其和至矣禮樂形而下者鬼神形而上者上下無異形幽明無二理非深於道者不能知也先言明後言幽者主禮樂言之也先王制禮作樂與天地同和節則是理充塞乎天地幽明之間矣故四海之內因禮以合其敬因樂以同其愛

河南程氏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 又曰鬼神者造化之妙用禮樂者人心之妙用

橫渠張氏曰禮樂鬼神一物得禮樂則得鬼神失禮樂則失鬼神但有幽明之別在明則有禮樂法度在幽則有鬼神天道耳人在隱微有不善其心不安必私禱祕祝於鬼神殊不知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理無二也樂仁也禮

義也仁則有樂義則有禮

山陰陸氏曰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精氣爲物禮也遊魂爲變樂也故君子不離明而識禮樂亦不即幽而知鬼神周禮義曰大宗伯言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而大宰言祀大神示享先王者大宰非禮官也其佐王祀神示祖考也以道謂之鬼則弗以神事之矣是禮而已非道也然則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局官蓋備矣

新安朱氏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蓋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只是屈伸之義禮樂鬼神一理又曰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在造化處便是鬼神又曰言人在明處則犯禮樂在幽處則犯鬼神

金華應氏曰首言出治道繼言王道備繼言民治行者禮樂周流太和極治之驗也至是則充塞兩間無非禮樂之用刑政亦餘事耳大者贊禮樂之深遠無盡而推其極至之妙也同者言其與天地同運並行不可以差殊先後觀也樂和故汎言百物不失舉物類之至衆見其小大各得也禮嚴故特言祀天祭地舉祭祀之至重見其高下有等也禮麗於定體收斂而不散鬼之歸也樂遊乎和氣發達而不流神之伸也昭昭之際進退盈縮而經緯不窮者無非禮樂之用冥冥之中屈伸往來而闔闢不已者無非鬼神之幽明各有管攝其分不同而理則一曰有者顯然見其理之可以相有不可以相無也惟此理磅礴充塞乎天地鬼神之間故極天下之大而愛敬無異心也

金華邵氏曰同此一和節也豈特天地同之而已哉得此

於明則爲禮樂得此於幽則爲鬼神天地禮樂鬼神皆一理而已故四海之內感其節則敬心翕然而合感其和則愛心油然而生夫幽與明一致鬼神與禮樂一理樂者致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經言禮樂極乎天蟠乎地通乎鬼神禮樂所以合敬合愛於其明鬼神則合敬合愛於其幽則四海之內未有不合敬同愛者也

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

鄭氏曰沿猶因述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沿或作緣事與時並爲事在其時也禮器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名與功偕爲名在其功也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各因其得天下之功

孔氏曰尊卑有別是殊事俱行於禮是合敬宮商別調是異文無不歡愛是合愛禮樂之狀質文雖異樂情主和禮情主敬致治則同明王所以相因述言前代後代同禮樂之情因時質文或有損益故云相沿也沿謂因而增改也事與時並明禮名與功偕明樂事謂聖人所爲之事與所當之時而並行若堯舜揖讓之事與淳和之時而並行湯武干戈之事與澆薄之時而並行也名謂樂名偕俱也言聖人制樂之名與所建之功俱作也大章堯有章明之功大韶舜紹堯之德及禹湯等樂名皆與功俱立也聖王雖同禮樂之情因而修述但時與功不等故禮與樂亦殊長樂陳氏曰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語其事未嘗不通變以從宜如之何不殊乎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語其文未嘗不比物以飾節如之何不異乎禮雖殊事而不殊

乎合敬禮之本故也樂雖異文而不異於合愛樂之本故也禮雖殊事而有所謂文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是也樂雖異文而有所謂事大司樂凡樂事遂以聲展之是也特絕謂之殊不同謂之異禮之事則相絕遠矣故言殊樂之文特不同而已故言異別言之如此合言之一也禮樂殊事而同道異物而合用其情所以同也天官大宰以禮典和邦國諧萬民春官大司樂以六樂和邦國諧萬民則禮以和爲用樂以和爲體其情同故也明王之於禮樂有改制之名無變情之實禮之損益雖事與時並樂之象成雖名與功借要其情同明王未嘗不相沿也

樂書

嚴陵方氏曰吉凶軍賓嘉禮之所以行事也可謂殊矣及其至而不爭則相敬之心莫不合而同宮商角徵羽樂之所以成文也可謂異矣及其至而無怨則相愛之心莫不

合而同事與文雖殊而異然愛敬則皆合者以其情同故也情同故明王得以相沿焉後又言不相沿樂者彼言其文此言其情故也述者之謂明故特言明王焉雖相沿之情如此然或不同者以其事與時並名與功借故也事因時而作時異則事異名以功而顯功異則名異

馬氏曰禮樂之情同而明王以相沿則知禮樂之文異而明王不以相沿也蓋當其時而爲之以堯舜讓而帝湯武爭而王差其時而爲之則子增讓而絕白公爭而滅古人言禮有曰以時爲大有曰變而從時此事之所以並於時也古人言樂有曰樂所以象成此名之所以借於功也雖然事與功者豈聖人之得已哉蓋時有所不同則所以趨於時者蓋不得不異也

山陰陸氏曰然則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

禮蓋言其文而已若乃人心之所同然者猶相沿襲也
慶源輔氏曰禮雖殊事然所以合天下之敬樂雖異文然
所以同天下之愛由是觀之則禮樂之見於事文者雖或
不同而其情則未嘗不一也唯其情之一故明王相沿而
為禮樂以順天下之道以合愛敬之心至於事與名則又
因時與功之不同而為之又未嘗不與時偕行也功因時
而有有堯舜之時則有堯舜之功有湯武之時則有湯武
之功有是時則有是事有是功則有是名聖人觀其會通
以行典禮固未嘗執一以廢百然亦未嘗徇末以忘本也
延平黃氏曰合敬則無離心合愛則無異情事文禮樂之
迹也敬愛禮樂之情也先王之制禮樂也立本有情趨時
有迹情天也不可戾者也故在所因而曰禮樂之情同明
王以相沿迹時也不可同也故在所損益而曰五帝殊時

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事者時之應名者功之報
趨時斯有事建功斯有名為趨時而後有事故事與時並
為立功而後有名故名與功偕

延平周氏曰禮樂之器與其文則明王未必相沿而其所
以為器與夫所以為文之情則相沿也時異異事故曰事
與時並功異異名故曰名與功偕唯其事與時並名與功
偕則文質之相救而韶武之作所以不必相沿也

金華邵氏曰事謂文質損益之類名謂成韶濩武之類情
同而事與名雖異不害其為同也

故鍾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
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
之文也

鄭氏曰綴鄭舞者之位也非其外營域也

孔氏曰自此至之謂也申明禮樂之器與文并述作之體綴謂舞者行位相連綴也非謂位外之營非也周還謂行禮周曲迴旋也褻謂袒上衣而露褻也襲謂掩上衣也禮盛者尚質故襲不盛者尚文故褻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爲樂也發之聲音則鑄之金而爲鍾節之革而爲鼓越之竹而爲管磨之石而爲磬形之動靜則羽籥以舞大夏干戚以舞大武此樂之器也而象實寓焉習其俯仰屈伸行其綴非要其節奏一舒一疾樂之文也而質實寓焉其爲禮也著之齊量則外方以正內圓以應簠之所以爲器也內方以守外圓以從簋之所以爲器也暉之度數其數以陽奇俎之所以爲器也其數以陰偶豆之所以爲器也又制度以等異之文章以藻色之禮之器然也而象在其中矣升降上下周旋以合其儀褻襲以

美其身禮之文然也而質在其中矣

樂書

嚴陵方氏曰管在堂下磬在堂上羽籥文舞之所執干戚武舞之所執屈伸言舞者之身容俯仰言舞者之頭容綴非其位也舒疾其節也簠簋所以盛地產俎豆所以薦天產制度者文章之法文章者制度之飾升降言其行上下言其等周旋言其容褻襲言其服則禮樂之文與器略見於此矣綴則表綴也舞者於此相聯故曰綴非則非域以舞者於此可別故曰非

延平周氏曰鍾鼓簠簋之類器也而其所以爲器者情也屈伸升降之類文也而其所以爲文者情也所謂情者性命之理而已矣知其情則能識其文故能作識其文則未能知其情故能述而已

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

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鄭氏曰述謂訓其義也

孔氏曰下文云窮本知變樂之情若能窮盡其本識其變通是知樂之情也又云著誠去僞禮之經若能顯著誠信棄去浮僞是知禮之情也既能窮本知變著誠去僞故量事制宜而能作也禮樂之文謂上屈伸俯仰升降上下是也述謂訓說義理既知其文故能訓說禮樂義理不能制作禮樂也

長樂劉氏曰知禮之大本者斯能作禮矣知樂之大本者斯能制樂矣周公作六曲作大象大武可謂作而聖矣兼用六代之樂三王四代之法可謂述而明矣

長樂陳氏曰禮樂之情寓於象質之微而難知其文顯於器數之粗而易識故知其情者能作之於未有則聖之事

非明之所及也識其文者能述之於已然則明之事而已聖不與焉古之制器者智創之巧述之創業者父作之子述之然則禮樂以聖作以明述亦豈異此孔子述而不作非不足於聖也特不居而已蓋有不知而作者又在所不與焉詩曰不識不知知則知人所為識則識其面目而已是識之外矣知之內矣識之淺矣知之深矣禮樂之情存乎內而深故稱知其文存乎外而淺故稱識

樂書

嚴陵方氏曰情者文之始也故知其情者能作文者情之末也故識其文者能述上言作述於聖明之上下言述作於明聖之下何也蓋作述者聖明之用聖明者述作之體用之所起者事也事則有作而後有述故上以作述為之序體之所歸者道也道則由明乃可入聖故下以明聖為之序

馬氏曰知禮樂之情者知其情於未作之前誠禮樂之文者識其文於已作之後作者所以作其文述者所以述其情知其情於未作之前者因情以作其文識其文於已作之後者因文以述其情因情以作其文者非神足以知來知足以知往不能與於此故作者之謂聖因文以述其情者非明足以照之亦不能與於此故述者之謂明揚子曰深知乎器械舟車宮室之爲則禮由已此因情以作其文也又曰鍾鼓不陳玉帛不分吾無以見聖人此因文以述其情也

董氏曰平禍亂一四方立君臣等上下使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所謂知禮樂之情而作者也聖人之事也事之難者也因其情備其文詳其制度而正其聲音此所謂識禮樂之文而述者也賢人之事也事之易者也事之難者非甚

盛德得其時而起莫之能爲也事之易者苟逢其時得其說皆可以爲之也

延平黃氏曰情可以意會文可以理考無精義不能會其情無明德不能考其文或曰夫子既聖矣述而不作何也曰夫子聖人之在下者也有其德無其位亦何敢作

慶源輔氏曰禮樂之情存乎中禮樂之文形乎外即吾之心而能作者聖之事也因外之文而能述者明之事也聖可兼明明不能兼聖聖誠者也明明者也自明而誠則聖矣

金華應氏曰剏新開始曰作所以察事物之幾微而建立其規模制度襲舊成終曰述所以因前古之遺緒而修明其遺闕也

氏曰禮樂之情愛欲是也禮樂之文上所言是也

然情文嘗相依有此情則有此文雖然明聖之名豈易得哉惟盡述作之實始可以居明聖之名故繼之曰明聖者述作之謂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鄭氏曰化猶生也別謂形體異也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取法天地也過猶誤也暴失文武之意

孔氏曰從此至與民同也爲樂論第四段此經申明禮樂從天地而來王者必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樂調陰陽是天地之和禮明貴賤是天地之序樂生於陽是法天而作禮生於陰是法地而制聖人識合天地則制作不誤若非聖識則必誤誤制禮則尊卑混亂誤作樂則樂體違暴

失文武之意謂文樂武樂雜亂也

長樂陳氏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而成者天地之和也樂實與之俱焉天尊地卑神明位矣以春夏先秋冬後四時序矣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者天地之序也禮實與之俱焉是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和則不乖故百物因形移易而皆化序則不亂故羣物萌區有狀而皆別樂統同也嫌於不異故言百物以辨之禮辨異也嫌於不同故言羣物以統之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則合異以爲同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則散同以爲異古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禮未可制而制之是過制也樂未可作而作之是過作也過制則失序矣離而爲慝禮能無亂乎過作則失和矣流而爲淫樂能無暴乎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明王制作之始也

舉禮樂而天地將爲昭焉明王制作之效也

樂書

嚴陵方氏曰和則統同而化故言百物皆化序則辨異而別故言羣物皆別百物皆化然後至於百物不失羣物皆別然後可以祀天祭地羣物亦百物矣舉其數之成則曰百以其類之衆則曰羣於禮言羣以物既別不嫌於數之不辨故也制禮所以致治然過制祇以爲亂作樂所以致和然過作祇以爲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制作之過則禮樂之道廢矣故以興言之經有曰樂由陽來禮由陰作有曰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有曰樂由天作禮以地制或言陰陽或言中外或言天地言皆不同何也以道言則曰陰陽以分言則曰中外以形言則曰天地

延平周氏曰樂之本出於天地之和及用於天地之間則其和也能致百物之化禮之本出於天地之序及行於天

地之間則其序也能致羣物之別樂雖出於天地之和然樂則陽也故其作以天爲主禮雖出於天地之序然禮則陰也故其制以地爲主過制則非禮非禮則亂過作則非樂非樂則暴天地之所以節與和者以禮樂也禮樂之所

以節與和者以天地也是天地則禮樂也禮樂則天地也

故曰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

馬氏曰樂者天地之和此言其自然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此言其自然之序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此天地之序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至於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此天地之和也天以和而百物化故樂由天作而聖人作樂以應天地以序而羣物別故禮以地制而聖人制禮以配地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者所謂作者之謂聖是也

山陰陸氏曰過制則失中故亂過作則失和故暴鄭氏謂暴失文武之意文武若今云文武大矣

李氏曰天地奠位故序神明通氣故和和所以爲樂序所以爲禮故曰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和故百物自消自息而皆化序故羣物或合或離或贏或縮而皆別和則屬乎陽序則屬乎陰屬乎陽者麗乎天故曰樂由天作也屬乎陰者麗乎地故曰禮以地制也

廬陵胡氏曰易於樂取雷出地奮是天地之和於禮取上天下澤是天地之序樂由天作禮以地制所謂制作倖造凡樂主陽禮主陰過制則亂過作則暴範圍天地而不過則暴亂不生

延平黃氏曰和者天地之情序者天地之理百物言其羣分羣物言其類聚聚而患其亂故皆別則言羣物有生則

貴衆多故皆化則言百物 又曰先王之制禮樂也發天

地之情明天地之理而已過制過作人僞也非真禮樂也故過制則非禮而失之亂過作則非情而失之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者發其情明其理而已

慶源輔氏曰此所謂禮樂非聖人不足以言之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樂之理著矣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禮之理著矣前言自然之禮樂形於天地之間者次言聖人制禮作樂非自爲之蓋有自來也前總言天地原其始也後分言天地要其終也禮樂雖出於天地然制作之者人也人則不能無差循乎理則得徇乎私則過得則遂其所欲過則反得其所不欲亂者理之反也暴者和之反也極言之所以戒者嚴矣明於天地聖人之事也非述者之謂明也

金華邵氏曰天地禮樂常相資而立天地非禮樂則其功

泯禮樂非天地則其息樂者天地之和天地得樂而後和也禮者天地之序天地得禮而後序也惟其以樂而和故物雖不一而皆化惟其以禮而序故物雖羣居而有別天地可一日而無禮樂乎禮樂雖有功於天地至於制作亦不能舍天地以自用故樂由天作蓋以其和禮以地制蓋以其序有序而過之則亂有和而過之則暴則天地又有功於禮樂矣能明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知禮樂之所以為禮樂又豈可一日而無天地乎又曰樂以氣化天則氣之運也禮以形辨地則形之殊也過乎此而作則不和而暴過乎此而制則無序而乖

葉氏曰言同和同節必曰大禮大樂而此言禮止曰天地之序言樂止曰天地之和何也蓋所謂大禮大樂者自人而言之也自人而言之能與天地同則曰大若自天地言之有不容以大言之矣故止曰天地之和天地之序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

鄭氏曰倫猶類也患害也官猶事也質猶本也

孔氏曰此以下明禮樂文質不同事為有異樂主和同論說等倫無相毀害是樂之情也八音克諧使物歡欣此樂之事迹也在心則倫類無害故為樂情在貌則欣喜歡愛故為樂事內心中正無有邪僻是禮之本質也外貌莊敬謙恭謹慎是禮之節制也

張氏曰既云唯聖人識禮樂之情此以下更說其情狀不同也

長樂陳氏曰樂有情有文微情文之顯以之神則非意之所能致言之所能論也闡情文之幽以之明則意之所能

致言之所能論也故其文不息其情無患皆得而論焉蓋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論乎陰陽而無散密之患論乎剛柔
而無怒懣之患各安其位而其倫清矣非樂之文也樂之
情而已孟子曰欣欣然有喜色傳曰歡然有恩以相愛則
欣喜在色而主乎外歡愛在心而主乎內非樂之君也樂
之官而已誠非禮不著偽非禮不去誠著則中正偽去則
無邪中正無邪則釋回增美質矣豈不為禮之質乎外貌
斯須不莊不敬則易慢之心入而臨之以莊則敬矣是外
莊則內敬也貌曰恭恭近於禮而禮又極順焉是外恭而
內順也禮以地制莊恭乎其外敬順乎其內則因物以裁
之而已有不為之制乎

樂書

馬氏曰樂以和為實而亦所以通倫理也所謂論倫無患
者其和足以通倫理而無繆也故為樂之情情猶言實也

樂雖以和為實而其和之所見者則在於欣喜歡愛無欣
喜歡愛則和之理幾乎隱矣故欣喜歡愛而為樂之官也
官猶言樂之職也則是情者官之所始而官者情之所成
也著誠去偽者禮之經也中正無邪者誠而已故為禮之
質雖以誠為本而誠之所發者則在於莊敬恭順之間蓋
無莊敬恭順則禮之誠於是乎滅矣故莊敬恭順而為禮
之制也制猶言文也則是質者制之所立而制者質之所
行也此與夫義理禮之文忠信禮之本者其意同矣
嚴陵方氏曰樂之理本於心而已發而為言故有論由乎
天而已出而之人故有倫然理之所一不可貳也故無患
而樂之所以動於中者不過是焉故曰樂之情也經曰文
足論而不息此樂之論也又曰樂行而倫清此樂之倫也
又曰百姓無患此樂之無患也經曰禮以制中此禮之中

也又曰禮之正國此禮之正也又曰止邪於未形此禮之無邪也經曰樂飾喜則發而為欣可知曰樂合愛則發而為歡可知曰禮相敬則形而為莊可知曰禮極順則形而為恭可知

延平黃氏曰倫者言其理而已矣倫人理也樂之情天德也以天德論人理則無廢天之患矣人之德出而分於三則有中入而止於一則有正中而無邪則能徙於人正而無邪則能侔於天敬順禮之制在心者也莊恭禮之制在體者也欣喜歡愛則設於情恭順莊敬則立於質下文與民同則禮樂之小者也與天地同禮樂之大者也與道同禮樂之妙者也先王之於天地以其妙者官之以其大者相之

延平周氏曰論倫而無患者言其和和則樂之情也中正

而無邪者言其中中則禮之質也欣喜歡愛者樂之所司故曰樂之官也莊敬恭順者禮之所裁故曰禮之制也慶源輔氏曰有序而後和故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恭敬者不可不本之以誠實故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

金華邵氏曰情實也官職也有此實則有此職質者本也制者文也有此本則有此文論其倫則不相患害如書所謂無相奪倫者故欣喜歡愛而其職形矣中正而不流於邪僻如所謂行脩言道者故莊敬恭順而其制立矣知情而能作識文而能述此明聖述作之事也至其施播於金石之間發越乎聲音之表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情此官此質此制又將與天下公之豈明聖所得而私哉

禮記集說卷之十一
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
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

鄭氏曰言情官質制先王所專也

孔氏曰施於金石越於聲音明樂也用於宗廟社稷事乎
山川鬼神明禮也通而言之則禮樂相將矣此等與民所
同有也前經論樂之情等四事先王所獨能專也

張氏曰言四者施用祭祀隨世而異則前王所不專故云
與民同言隨世也

長樂陳氏曰均是樂也施於金石樂之器也越於聲音樂
之象也均是禮也用之宗廟社稷內祭之禮也事乎山川
鬼神外祭之禮也禮運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
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敬於鬼神由是
觀之金石聲音雖主乎樂而禮在其中矣周官大司樂分

樂而序之凡六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此樂施於
宗廟社稷山川鬼神者也於器舉金石則絲竹之類舉矣
於象舉聲音則歌舞之類舉矣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
神地示人鬼之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此禮施於宗廟
社稷山川鬼神者也凡祭祀以天地宗廟爲大日月星辰
社稷五祀五嶽爲次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山川百物爲小
於大祭祀舉宗廟則天神地示之類舉矣於小祭祀舉山
川鬼神則風雨百物之類舉矣凡此無非寓於政治而與
民同者也論倫無患至於莊敬恭順者禮樂之本先王之
所以與人異及夫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之宗廟社稷事
乎山川鬼神者禮樂之用先王之所以與人同不以所異
者與人不以所同者處己夫是之謂議道自己置法以民
樂書

嚴陵方氏曰施以言其施張越以言其發越金石者樂之所以張故言施聲音者樂之所以發故言越樂之所施固或在於匏土革木矣此止以金石爲言者以考之尤有聲也宗廟社稷內也故以用言之山川鬼神外也故以事言之宗廟社稷所以依鬼神也雖不言知其爲鬼神矣山川則有貨財焉故必言鬼神以別之禮運言山川所以備鬼神亦以是也金石聲音特樂而已亦統以禮爲言者凡行禮然後用樂用樂所以成禮未有用樂而不爲行禮者也周官有禮樂亦此之意夫情官質制者禮樂之義也金石聲音者禮樂之數也其數可陳則民之所同其義難知則君之所獨故於金石聲音曰則此所與民同也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語曰禮樂自天子出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皆此意也

延平黃氏曰禮樂之實生於天下之情性然後聖人爲之著於文寓於器孟子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仁之實失節則泛失文則固義之實失節則刻失文則介天下之人其泛爲墨子其固爲子莫其介爲仲子其刻爲申子禮樂之實熄矣其文與器豈得而議哉先王始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故其中也喜怒哀樂之未發無過與不及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故其和也喜而爲仁怒而爲義哀而不傷樂而不淫皆中其節萬民之僞弗入而廢其天其性中矣禮之實存焉萬民之情弗出而徇於物其禮和矣樂之實存焉然後聖人以文與器兼收其實而已制禮所以致中作樂所以致和中和之氣格於上則天位焉格於下則地位焉行乎其中萬物育焉記曰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能使其情和然後其功成能

使其性正然後其治定

馬氏曰情官質制四者雖不同而其大槩皆不出於一人之身若夫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者不獨在於一人之身而與天下共之也

慶源輔氏曰先王之制禮作樂也內外相應本末具舉情官質制並行而不相悖然施之金石越之聲音用之於宗廟社稷行之於山川鬼神與斯民共由之然後禮樂之道達而君人之職備矣

氏曰書曰禋于六宗類于上帝則用之宗廟社稷矣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則事乎山川鬼神矣神無方也無乎不在在天所謂天神在鬼所謂鬼神謂之山川鬼神者其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者歟情官質制禮樂之本先王所以與人異金石聲音禮樂之用先王所

以與人同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

鄭氏曰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明堂位說周公曰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是也辯徧也干戚之舞非備樂者樂以文德爲備若咸池者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孰亨而祀非達禮者達具也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燔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

孔氏曰從此至禮樂云是樂記第三章名樂禮章也章中明王者爲治必制禮作樂故名樂禮章案鄭目錄第三是樂施第四是樂言第五是樂禮今以樂禮爲第三章記者別起意別之也王者之功因民所樂故功成作樂以應民

所樂之心如民樂周王用干戈而業成故周王作干戈之樂禮以體別爲義今治人得體故制禮以應之如周公太平乃制禮也樂云作禮云制者作是動用制是裁斷白虎通云樂陽也動作倡始故言作禮陰也繫制於陽故云制也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言功治有大小故禮樂亦應以廣狹也樂備謂文德備具不備謂干戚之舞禮具則血腥而祭不具謂孰亨而祀言禮樂之體皆以德爲備具也周樂干戚之舞非如舜時文德之備樂也後世孰亨牲體而祭祀非如五帝血腥之達禮也

長樂陳氏曰功不至於鳧鷖不可以言成治不至於既濟不可以言定王者德位兼隆於天下雖有可以制作之道必適乎可以制作之時故禮雖可以義起必待乎治定樂雖可以理作必待乎功成此周之禮所以備於内外之既

治而樂所以聲於無競維烈之後也作樂合乎祖而簫管備舉樂之所以備也烝畀祖妣以洽百禮禮之所以具也蓋全之之謂備小備之謂具具於備爲微備於具爲全也然則文武之舞不全非所以爲備樂腥熟之薦不兼非所以爲具禮周官以六代文武之舞爲大合樂禮運以毛血腥熟合亨爲禮之大成則備樂具禮於是覩矣變具禮爲達禮者禮不具不足爲天下之通禮故也古者之舞有以干配戚者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是已有以干配戈者春夏學干戈是已有兼而用之者干戈戚揚是已干則朱飾之盾也有扞蔽之材而仁禮之意寓焉戚則玉飾之斧也有剛斷之材而仁義之意寓焉彼其於武舞之器如此豈非有武事必有文備之意歟

樂書

嚴陵方氏曰樂以象其功禮以飾其治以樂象其功故其

功大者其樂備以禮飾其治故其治辯者其禮具

馬氏曰禮樂雖相資之物而制作之際則不必同其時蓋功主於王業而王業者起於古而成於今治主於教民而教民者施於今而俟於後功成於今故武王始得天下而作大武所以象其功之成至於周公六年朝諸侯而始制禮也然周公制禮之時又曰作樂者緣其頌聲而廣之耳則周之樂雖莫盛於勺而必以武爲主也若禮者則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其治未至於定則不可以具也然則功未成而治未定其禮樂將廢耶曰功未成則樂未作而用先王之樂治未定則禮未制而用先王之禮樂之備則不獨於文不獨於武故干戚之舞非備樂也禮之具則不獨於今不獨於古故孰亨而祀非達禮也武王有武功而其樂之名曰武故其武之備遲而又久者此武中而有文也舜

有文德而其樂之名曰韶故舞于羽于兩階者此文中而有武也此文武之樂備也

延平黃氏曰王者之爲天下方其圖功而謀治也則有教化以行禮樂之道及其功成而治定也則有制作以建禮樂之業道也聖人非敢私行之業也先王非敢私爲之明人之天而已禮之實節文仁義者也樂之實樂仁義者也節之不泛文之不固樂之不乖二者之實雖人之所固有者彼所以節文而樂之則因教化而後至焉蓋使天下之人耳目之視聽無非禮也手足之舞蹈無非樂也其功已成其治已定先王始有制作以收其成而已樂以象德而功成則德之著也故作樂以揚之禮以節事而治定則事之辯也故制禮以彰之功大者其樂備治辯者其禮具王者之制禮樂其情相沿而有詳略者時而已矣

山陰陸氏曰達禮自天子達三獻爛一獻孰是已干戚之舞備樂也而曰非備樂孰亨而祀達禮也而曰非達禮以著禮樂在彼不在此也雖有干戚之舞而功不備雖孰亨而祀而治不協愧於備樂達禮矣

延平周氏曰立於禮故禮制於治定成於樂故樂作於功成舜命九官益而後伯夷而後夔蓋此意也

慶源輔氏曰樂固所以象其功然亦所以保其功禮固所以飾其治然亦所以保其治辯固訓徧然有別矣易徧爲辯者謂禮故也樂備而後成禮達而後行樂不備則功未大也禮不具則治未辯也變具爲達禮之具猶未足言也必以達於上下爲至

金華邵氏曰此聖人保治之道世儒往往指爲飾治之具功之成者易於怠故作樂以樂之如所謂勸之以九歌也

治之定者易於縱故制禮以防之如所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也然功大而樂不備則必有遺而不舉之處治辯而禮不具則必有縱而不嚴之處此所以必貴乎備且具歟干戚止舞耳文德何與焉故非備樂孰亨止今禮而古禮何與焉故非達禮

氏曰治定未至於功成功成不止於治定制禮者立於禮也作樂者成於樂也易以謙制禮繼以作樂之豫舜命夷典禮繼以夔典樂皆此意也然感人莫善於樂治人莫急於禮功未成治未定禮樂將廢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特一新其制作必待功成治定耳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

鄭氏曰不相沿襲言其有損益也樂人之所好也害在淫

僂禮人之所勤也害在倦略敦厚也

孔氏曰沿因也五帝三王禮樂之情則同故前文云明王以相沿是也此論禮樂之迹損益有殊隨時而改故不相沿襲也樂好而不止放蕩奢佚物極則反樂去憂來又煩手淫聲惛堙心耳則憂感生也禮勞而不堪既生懈倦則致粗略偏謂倦略不周備也及夫厚重於樂知止而無至於憂行禮安靜委曲備具不至倦略唯大聖之人能如此也

長樂陳氏曰五帝體天道故以帝號而同乎天三王盡人道故以王號而應乎人時則陰陽運量天之所爲也世則前後推遷人之所因也五帝傳賢同乎天非不用禮也而莫尚乎樂樂由天作故也三王傳子應乎人非不用樂也而莫尚乎禮禮因人情爲之節文故也詳而求之伏羲之

扶來神農之下謀黃帝之咸池堯之大章舜之大韶皆以象成惡得而相沿夏禮尚質周尚文殷文質之中皆以從宜惡得而相襲顏淵問爲邦孔子告以夏時殷輅周冕之禮有虞氏韶舞之樂語樂於帝語禮於王亦與是相爲表裏孔子論五帝謂法始乎伏羲著於神農成於黃帝堯舜蓋嘗詳之於易孔安國以唐虞預五帝則是以少昊顓頊高辛爲之不知奚據樂主乎盈不期極而極焉禮主乎減不期粗而粗焉樂極而不反則冥豫而已能無憂乎禮粗而不進則跛履而已能無偏乎及夫敦樂而不偷則適吾之性何憂之有禮備而不闕則情文俱盡何偏之有樂書嚴陵方氏曰樂以感人爲樂樂或至於極則憂之所生禮以強世爲難難或至於粗則偏而不起能敦以治之雖樂而不至於極顧豈有憂之患備以用之雖難而不至於粗

顧豈有偏之患大饗卒爵而樂闋鄉飲酒樂備而功出所以防其極也書言享多儀經言賓主百拜亦以防其粗也敦樂者言其始禮備者言其成樂著大始故先言敦以見其始禮居成物故後言備以見其成前言相沿述者之事故稱明此言敦備作者之事故稱聖

延平周氏曰明主之所以相沿者禮樂之情同也不相沿襲者禮樂之文異也同所以立本異所以趨時唯其異也乃所以爲同五帝天道也故繫之以樂三王人道也故屬之以禮樂出於人情之所樂則其敝也過故樂極則憂而以反爲文禮出於強世則其敝也不及故禮粗則偏而以進爲文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則無過不及之敝唯聖人能與於此

馬氏曰不相沿樂樂之文也不相襲禮禮之文也至於禮

樂之情則百王之所不易也於五帝則言樂於三王則言禮互文以見意也樂患於極故以反爲文盈而不能反則致故極則憂禮患於粗故以進爲文減而不能進則銷故粗則偏敦樂而無憂者盈而能反也禮備而不偏者減而能進也以大聖而言之則所謂進而反者非出於勉強而自從容中之也

延平黃氏曰干戚之舞飾威而已故非備樂孰亨而祀致味而已故非達禮五帝之天下未傳之子故不言世而言時其時未失德故不言禮而言樂五帝之時其俗未頓革故言其殊而不言異又曰樂極則憂者以物爲樂故也禮粗則偏者以度數爲貴故也大聖敦樂有仁而其樂未嘗荒故無憂禮備有義而其法足以適用故不偏

山陰陸氏曰禮樂不可極又不可粗憂則失其所謂和偏

則失其所謂中

慶源輔氏曰帝王各隨其治與功而制作之也然其情同其本一故其損益百世可知敦與易敦臨敦艮之敦同臨之上曰敦臨艮之上曰敦艮天下之事唯終守之爲難敦云者敦篤以守其終之謂故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制禮以極其備非聖人其孰能與此

金華邵氏曰樂固貴於備然備非極之謂極則窮窮則憂將至矣禮固貴於具然具非粗之謂粗則不密不密則失於一偏矣若夫篤於樂而不至於憂備於禮而不至於偏非天下至聖孰能與此

禮記集說卷第九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九十四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

鄭氏曰禮爲異樂爲同樂法陽而生禮法陰而成

孔氏曰自此至天地官矣申明禮樂配於天地若禮樂備具則天地之事各得其宜禮以裁制爲義故特加制字仁主仁愛樂主和同故仁近於樂義主斷割禮爲節限故義近於禮

長樂劉氏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各有尊卑大小之義出於自然是天地之道亦有禮制行於萬物也天地之運升降交感流行而不息陰陽合同而品彙化生畧刻不移非有能使之者也是天地之道亦有和樂興於自然也人則順乎天地之理春而耕作夏而長耨是人之性有仁及於

萬物之道也秋而斂之冬而藏之是人之情有義及於萬物之理也故其仁近於天地之樂義近於天地之禮所以先王用禮樂以性天下之情

長樂陳氏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形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氣也夫天地之初有氣然後有形及其形之既具而氣又運乎其間則形資氣而後有氣資形而後行自其形資氣而觀之則樂常先於禮自其氣資形而求之則禮又先於樂記者之言或先樂後禮或先禮後樂其意如此而已物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此天地之仁故曰春作夏長仁也說乎兌勞乎坎成乎艮此天地之義故曰秋斂冬藏義也仁主乎愛故近於樂義主乎敬故近於禮孔子言教民親愛莫善於孝而後至於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仁近於樂也言教民理順莫善於弟而後至於安上治民莫善

於禮此義近於禮也

樂書

嚴陵方氏曰陰以形爲體故於禮言天地萬物之形陽以氣爲用故於樂言天地萬物之氣形故言其名氣故言其義於禮言制制爲秋事於樂言化化爲夏事上言禮制行則知化爲樂化而興下言合同而化則知制爲散殊而制也作長以氣言氣盛於春夏故春夏言其氣斂藏以形言形成於秋冬故秋冬言其形禮樂者天地之道也仁義者四時之德也

馬氏曰天高地下此尊卑自然之序也萬物散殊此小大自然之別也禮非人爲於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之際而禮制行於其間矣流而不息天地之和氣也合同而化者和故百物皆化也萬物散殊未始不資於和而後生樂非久爲自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之際而樂興於其間矣春作夏

五百廿八
長所以生之故爲仁秋斂冬藏所以成之故爲義以春作
夏長之仁未若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之爲妙故仁近於樂
以秋斂冬藏之義未若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之爲妙故義
近於禮此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在於天地之間而非所謂
人爲者也

山陰陸氏曰言凡在天地之間應所謂和者皆樂也應所
謂別者皆禮也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此元亨之
仁利貞之義蓋真宰之事也其於禮樂如此柰何終於麓
欲論制作之情哉

延平黃氏曰道之下降氣爲陰陽形爲天地數爲萬物氣
數之中以升高下散殊而有禮之序以其流化合同而有
樂之和二者道理之自然有生之類莫不具焉流而不息
者品物流行也合同而化者萬物並育也禮居仁義之後

人德之序也禮居仁義之先天德之序也自其天地始分
而言之則仁義其在後矣仁主愛樂主統同故仁近於樂
義主斷禮主辨異故義近於禮而禮樂之大用非僅於四
時是以仁義之用近之而已禮夏德也夏之序長春之生
而已可以統言仁智冬德也冬之序藏秋之成而已可以
統言義天地化始於仁革始於義

李氏曰天嚴而高地坎而下萬物錯雜於其中散而不合
殊而不一而序生焉圜方之相研剛柔之相干清濁相廢
而輕重相浮其流未嘗息天穹窿而周乎下地磅礴而向
乎上而和生焉春作言其事夏長言其化秋斂言其物冬
藏言其氣所以互相足也夫陰陽之道其入則爲神明其
出則爲禮樂其形則爲天地其運則爲四時其德則爲仁
義

橫渠張氏曰樂仁也禮義也仁則有樂義則有禮

新安朱氏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一段意思極好非孟子以下所能作其文如中庸必子思之辭左傳子太叔亦論此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舊見伯恭愛教人看只是說得粗文意不瀏亮不如此說之純粹通暢他只說人做這箇去合那天之度數如云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云云之類都是做這箇去合那天都無自然之理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皆是自然合當如此

建安真氏曰禮樂之原出於天地自然之理天高地下此即自然之尊卑萬物散殊有大有小有隆有殺此即自然之等級聖人因此制爲之禮君父在上臣子在下此即天高地下之象自是而下兄弟夫婦師友賓主以至於輿臺

阜隸名位分守燦然有倫此即萬物散殊之象皆所以法天地之序也陰陽五行之氣流行於天地之間未嘗少息爲雷霆爲風雨皆是陰陽之氣摩盪而成惟其二氣和合所以能化生萬物聖人因此作爲之樂樂有五聲以應五行十二律以候十二月之中氣皆陰陽交錯而成所以象天地之和也樂音之和與天地之和相應可以養人心成風俗自周衰禮樂崩壞然禮書猶有存者制度文爲尚可考尋樂書則盡缺不存後之爲禮者既不能合先王之制而樂尤甚焉大抵鄭衛之音適足以蕩人心壞風俗然禮樂之則雖亡禮樂之理則在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則於禮樂之本得之矣是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後言致禮以治躬致樂以治心一章是矣

慶源輔氏曰禮行樂興此禮樂之形於天地者也制云者

以見禮之制非人之所能爲也作長斂藏此禮樂之形於四時者也形於天地則先禮而後樂蓋有序而後和生焉形於四時則又先樂而後禮蓋氣和而後物成焉

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鄭氏曰敦和樂貴同也率循也從順也別宜禮尚異也居鬼謂居其所爲亦言循之也官猶事也天地各得其事橫渠張氏曰樂動故率神而從天禮靜故居鬼而從地率神居鬼鬼神一物也只是神爲伸鬼爲歸指幽明而言長樂陳氏曰樂極和不有以敦之未必能統同禮從宜不有以別之未必能辨異天法道者也人法地者也神由天道而無方非樂之圓而神不足以率之鬼由人道而有歸非禮之方以知不足以居之率則有循而體自然非有以

強之也居則有方而止其所非有以行之也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而其從天地如此亦各從其類故也天以至陽而職氣覆地以至陰而職形載樂由天作而至陽之氣存焉禮以地制而至陰之形存焉聖人職教化者也爲能因陰陽以統形氣故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蓋樂有聲而無形作之以應天則聲氣同故也禮有形而無聲制之以配地則形體異故也禮樂明矣而不昧備矣而不偏非徒足以官天地天地亦將爲我官也聖人始而應配之以成位終而官之以成能庸詎知禮樂非天地耶天地非禮樂耶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別而言之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合而言之聖人制禮作樂而天地官者作之事也大人舉禮樂而天地昭者述之事也言天地官則天地雖大亦受於禮樂矣言天地昭則天地雖幽亦不能匿其情矣

樂書

嚴陵方氏曰和言氣老子所謂沖氣以爲和是也宜言物易所謂象其物宜是也氣固有和矣樂則敦之使厚而已物固有宜矣禮則別之使辨而已和既敦則莫不循其理而無所屈故能率神宜既別則莫不安其處而有所歸故能居鬼神者陽之盛而天以陽爲德則樂之敦和率神所以從天而已鬼者陰之盛而地以陰爲德則禮之別宜居鬼所以從地而已故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亦各從其類也禮樂之本出乎天地故每以從言之聖人以樂之從天也故作爲聲音以應天之陽以禮之從地也故制爲文采以配地之陰於樂言應於禮言配此禮樂內外之別也

延平周氏曰樂由天作無方而不可知故率神以從天禮以地制有方而不能變故居鬼而從地本乎天也故作之以應天本乎地也故制之以配地有樂也天之道所以通有禮也地之義所以顯樂所以發天地之和禮所以明天地之序

馬氏曰神者陽之類而天者陽之所積也樂由陽來故率神以從天鬼者陰之類而地者亦陰之所積也禮由陰作故居鬼以從地神言率而鬼言居率者引而上之也居者俯而就之也故神言率則知樂者崇之道也鬼言居則知禮者卑之道也天地有自然之禮樂而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者所以輔相天地之宜而已故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則禮樂明備而天地各當其位也此與記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者同意

處氏曰樂由天作故敦和以從天禮由地制故別宜以從地從猶順也民得其和而已未足以從天必能率神而後

禮記集說卷九十四
可以從天人得其宜而已未足以從地必能居鬼而後可
以從地率者循其自然居者安其所守若詩所謂神之弔
矣此率神也傳所謂鬼有所歸此居鬼也
延平黃氏曰氣也者神之盛也敦和又其氣之盛也禮樂
之道行乎陽則高下散殊合同而化行乎陰則率神而從
天居鬼而從地鬼神之道未離乎數而數實行之是以道
之妙乎樂則能率之以從天妙乎禮則能居之以從地禮
樂之妙能官天地而率神居鬼則分天地之所主而已唱
者天之道也故作樂而應之偶者地之道也故制禮以配
之應也配也禮樂參之天地者也
慶源輔氏曰前言形於天地四時者如此此又推言禮樂
之理也然樂之理則敦厚於和率循陽道以從於天禮之
理則辨別其宜居守陰道以從於地敦和率神天之道也

別宜居鬼地之事也從天從地禮樂自然之理也作樂以
應天制禮以配地聖人之事也禮出乎地樂出乎天始也
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終也至於禮樂明備則天
地之化見於禮樂而無餘蘊如此則天地反爲聖人之所
官矣

金華邵氏曰作樂以應天應者彼有而此答之之謂制禮
以配地配者以此而合彼之謂然則禮樂非聖人之私術
蓋因天地之理而爲之耳及夫其用昭明而全備則天地
之間各有司存不相紊亂是又以天地而理天地者歟
又曰天地者禮樂之主禮樂者天地之官主君道官臣道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
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鄭氏曰卑高謂山澤也位尊卑之位象山澤也動靜陰陽用事小大萬物也大者常存小者隨陽出入方謂行蟲也物謂殖生者也性之言生也命生之長短也象光耀也形體貌也

孔氏曰自此至禮樂云廣明禮樂之功包天地之德此一經明禮為天地之別也山澤列於天地之中故云已陳貴賤即公卿以下故鄭註周易云君臣尊卑之貴賤如山澤之有高卑也動靜謂雷風動散有常也小大小謂草木春生秋殺昆蟲夏生冬伏大謂常存不隨四時變化不等故云殊也方謂走蟲禽獸之屬各以類聚不相雜也物謂殖生若草木之屬各有區分自殊於藪澤者也鄭註易云類聚羣分謂水火也此註不同各有以也行蟲有性識故稱方殖生無心靈故云物也萬物各有區分性命之別聖人

因此制禮類族緣物各隨性命也成象日月星辰也成形植物動物也聖人制禮是從天地之分別也

張氏曰明聖制禮殊別是天地之分別也亦別辨居鬼而從地也

橫渠張氏曰禮不必皆出於人天地之理自然而有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小大之象人順之而已此所以為禮也天秩者父子兄弟夫婦之類次第而有者也天秩者雜然而生其間便有小大上下之別或專以禮出於人而不知禮本天之自然猶告子專以義為外而不知所以行義由內也當合內外之道能知禮之本於自然人順而行之是之謂禮又曰卑高亦有義高以下為基亦是人先見卑處然後見高也動靜陰陽性也有常不牽制於物也長樂陳氏曰貴以高為本賤以卑為基是高卑以天地尊

卑而後陳貴賤以君臣定而後位言定則知位爲辨言位則知定爲分分辨不同禮亦異數此君臣所以別於朝廷貴賤所以別於天下也然卑高者位之積貴賤者位之序貴以卑而後形故言卑以敵貴賤以高而後顯故言高以敵賤然君可以言貴貴不必皆君也臣可以言賤賤不必皆臣也故於君臣言尊卑於貴賤言高卑以別之易言乾坤此言君臣者易以乾坤爲首禮以君臣爲大故也天道常動地道常靜以動爲常凡物之所謂大者皆麗焉以靜爲常凡物之所謂小者皆麗焉因其大而大之因其小而小之則小大殊矣禮者天地之序序故羣物皆別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如此而已變易之剛柔斷言小大殊者此主禮有小大言之異乎易主乾坤而言也天地之間有方不能無類聚有物不能無羣分蓋獨陽不生獨陰

不生相辨以成體相與以致用相辨以成體則陽與陰類陰與陰類凡非類者斯離而不合故乾位西北至陽也震坎艮之陽聚焉坤位西南至陰也巽離兌之陰聚焉其非類聚耶相與以致用則陽物不能無偶分之以羣乎陰陰物不能獨立分之以羣乎陽則天地以道相濟山澤以氣相通雷風以聲相搏水火以性相連豈非羣分耶是豈天地使然各因性命不同而已禮之道以敬爲體而有以相辨以和爲用而有以相與使天下之衆萬物之繁靜安性命之理動安性命之情亦何異此易原吉凶所生以同民患禮推性命不同以辨名分故也在天成象則凡物之有象者皆資成焉非特日月星辰之垂象而已在地成形則凡物之有形者皆資成焉非特山川草木之流行而已象成而上形成而下暉之本數係之末度孰非天地之別乎

在易繼之變化見在禮繼之天地別者易圓而神禮方以知故言妙於易言粗於禮

樂書

延平黃氏曰由卑而見貴由高而見賤方以類聚物物以羣分類天之尊卑陰陽之動靜羣類之聚分形象之上下天地之理自爾交感之相摩旋轉之相盪鼓以發之奮以進之動以化之煖以養之天地之情自爾

嚴陵方氏曰以形言則曰高下以道言則曰尊卑以位言則曰卑高獨位反言之者以位卑積卑至高故也陽常動而長陰常靜而消消則小而有別於大長則大而有別於小凡此皆天地所以辨而別也而禮行乎其間故曰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金華邵氏曰前言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以行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以興蓋言禮樂之所由始也此言天尊

地卑而君臣定天地之氣齊降而百化興蓋言禮樂之所形也小大則易所謂小往大來之小大也相同即人物性命不同也

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鄭氏曰齊讀爲躋躋升也摩猶迫也蕩猶動也奮迅也百化百物化生也

孔氏曰地氣上升故天氣下降與地氣交合積氣從下升在樂象氣故先從地始形以上爲尊在禮象形故從天爲初相摩謂陰陽二氣相切迫相蕩謂天地之氣相感動萬物以氣生而未發用雷霆以鼓動之得風雨奮迅而出也動之以四時者萬物生長隨四時而動也煖之以日月者

萬物之生必須日月煖煦之自雷霆至日月皆天地相蕩之事百物化生由此作樂者法象天地之和氣樂和則天地亦和也前經云制禮樂亦然

張氏曰聖人作樂法天地和同是樂者天地之和也亦是敦和率神而從天也

長樂陳氏曰樂之道形而為天地氣而為陰陽天地待陰陽而後變化陰陽待天地而後流通故地氣不上齊則肅肅之陰何以出乎天天氣不下降則赫赫之陽何以發乎地兩者交通一上一下陰陽所以相摩也一先一後天地所以相蕩也蓋陰陽之氣運行乎天地之間其相薄也感而為雷激而為霆其偏勝也怒而為風和而為雨雷霆以震之凡物之有聲者莫不鼓矣風雨以潤之凡物之有心者莫不奮矣一噓為春夏一吸為秋冬四時之行也有以

動化之或循星以進退或應日以死生日月之運也有以煖煖之如此則一寒一暑一晝一夜而百昌之化興焉然則樂有不為天地之和耶莫神於易莫明於禮微之而為乾坤顯之而為禮樂其所以同異詳略亦相為表裏而已煖之者日也月亦預焉潤之者雨也風亦預焉相須而成故也

樂書

嚴陵方氏曰地位乎下而天位乎上未始齊也及其升然後與天齊焉故曰上齊陰陽以氣言而見乎形故曰摩天地以形言而存乎氣故曰蕩其實一也雷霆者聲之所作故曰鼓風雨者氣之所激故曰奮四時代謝故曰動日月代明故曰煖禮之別終於成形者主乎體故也樂之和終於百化者主乎氣故也

山陰陸氏曰據此一節禮樂與易相去其間不能以寸春

秋傳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婭以象天經義亦如之蓋禮樂無所不在在孝經則爲孝在繫辭則爲易其揆一也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

鄭氏曰辨別也升成也樂失則害物禮失則亂人

孔氏曰此經明天地不時由禮樂失所樂以法天化得其時則物生不時則物不生天之情也禮以法地男女有別則治興無別則亂升地之情也 皇氏曰天地無情以人心而謂之耳

張氏曰此明天地應於禮樂也隨禮樂得失而應之是天地之情也然樂是氣化故云害物禮是形教故言亂人也長樂陳氏曰和故百物皆化化不時則不生樂失其和故

也序故羣物皆別男女無辨則亂升禮失其別故也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化不時則不生以大地明人事也男女無辨則亂升以人事明天地也

樂書

馬氏曰天地之道變化不以常未春而燠未冬而寒則陰陽失其和雖天下易生之物亦不能生也故曰化不時則不生男女有別而後父子親父子親而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夫亂之所起常起於衽席之上蓋人之所襲而莫之知也故曰男女無辨則亂升升猶言階之以爲亂也康成釋升以成蓋亦是矣化不時則不生此言有以貴於和男女無辨則亂升此言有以貴於別不獨人情如此天地之情亦如此故曰天地之情蓋化則貴其和也春先乎夏秋先乎冬則天地亦未嘗不貴其別也男女則貴其別也而兄弟睦夫婦和則人倫亦未嘗不貴其和也此皆互文

以見意

山陰陸氏曰化不時以無樂故也男女無辨以無禮故也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豈人爲哉亦天地之情也

延平黃氏曰化不時則不生失樂之和男女無辨則亂升失禮之節不生無辨天地之情所不能免故後之於天地以樂之和輔相其宜以禮之中裁成其道

慶源輔氏曰天地之化不時則物不生男女無辨則亂以作樂舉天地禮舉男女總之以天地之情而不及人以見禮樂之在三才無異理也夫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不和則不生無序則亂作則亦天地之情理也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

鄭氏曰極至也蟠猶委也高遠三辰也深厚山川也言禮樂之道上至於天下委於地則其間無所不之

孔氏曰自此至禮樂云盛說禮樂之大天降膏露是極乎天地出醴泉是蟠乎地禮樂行而陰陽和日月歲時無易百穀用成是行乎陰陽禮樂用之以祭鬼神樂至六變百神俱至是通乎鬼神高遠謂天之三光皆應禮樂而明是禮樂窮極之也深厚謂地之山川皆應禮樂而出瑞應是測深厚也此經盛論禮樂之大雖取象於天地之功又能徧滿於天地之間也

長樂陳氏曰禮樂之用四方上下無所不至此樂所以爲天地之和而非止同其和禮所以爲天地之別而非止同其節也蓋禮樂非天地則不因天地非禮樂則不成猶之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亦幾乎息此體用

相資之道也

延平黃氏曰樂之和失之則不生禮之別失之則亂升及其得之則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行乎陰陽則物莫能違之通乎鬼神則物莫能間之凡有聲氣形數之類在其中焉禮樂至於此矣然後能著大始能居成物

嚴陵方氏曰極乎天蟠乎地言其升降之無常也行乎陰陽言其往來之不息也通乎鬼神言其變化之無方也極乎天非特樂由天作雖禮亦極乎天蟠乎地非特禮以地制雖樂亦蟠乎地行乎陰非特禮由陰作雖樂亦然行乎陽非特樂由陽來雖禮亦然通乎鬼非特禮別宜居鬼而已雖樂亦然通乎神非特樂敦和率神而已雖禮亦然此其所以爲至歟故首以及言之及言及其至也高者下之

對遠者近之對深者淺之對厚者薄之對高猶可窮而況於下乎遠猶可極而況於近乎深厚猶可測而況於淺薄者乎

馬氏曰禮樂之粗則寓於形名度數之間至於精則無乎不在也此言中和之效其妙至此而不言在人者蓋中和者人之所致也其妙如此則在人可知矣

山陰陸氏曰此言禮樂在人有如此者非天下之至精至變至神孰能與於此

新安朱氏曰此以理言有是理即有是氣一氣之和無所不通亦如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乎其中正義引膏露降醴泉出等語緣先有此理末梢便有這徵驗慶源輔氏曰上言天地自然之禮樂此言聖人制禮作樂之功

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

鄭氏曰樂著大始著之言處也大始百物之始生也著不息著不動著猶明白也息猶休止也

孔氏曰樂象於天天爲生物之始是樂處大始禮法於地地稟天氣而成於物是禮居成物顯著明白運生不息者是天也顯著養物不移動者是地也一動一靜者動物飛走蠢動感天之陽氣也靜物安伏止靜感地之陰氣也一動一靜天地間所有百物也周禮雷風日月之屬皆動也植物山陵之屬皆靜也記者引聖人語云此一章是禮樂法天地也離而言之則樂靜禮動若禮樂合用之事則同有動靜故知天地之間物有動靜也

長樂劉氏曰天地交而萬物生是樂著於生物之始也有

天地然後有尊卑是禮居於成物之後也天行健終而始之不息者也故著生不息者樂之理天之道也地不動著而生之無疆者也故著生不動者禮之制地之道也一動一靜者禮樂行於斯民而中和育於萬物充盈乎天地之間者人之道所以配乎天地也

長樂陳氏曰乾者萬物之所資始故能以始而推始則至於知大始坤者萬物之所資生故能以生而生生則至於作成物然乾於大始知之而已未能使之著坤於成物作之而已未能至於居唯樂有和所以能著其始禮有節所以能居其物此禮樂所以能成天地之道也雖其成天地之道如此蓋亦本於天地之動靜而已故著不息而動者樂也著不動而靜者禮也一動則爲樂一靜則爲禮是以凡在天地之間者莫非禮樂也禮樂之道天地而已聖人

曰禮樂云玉帛鐘鼓云乎哉 又樂書曰大始氣之始成
物形之終著其微而顯之者樂也居其所而有之者禮也
樂以陽來以天作凡在天成象者皆資之顯焉豈非著大
始之意歟禮以陰作以地制凡在地成形者皆資之居焉
豈非居成物之意歟乾則自強不息坤則至靜德方天確
而動故其運不息著不息者樂之所以冥乎天也地隕而
靜故其處不動著不動者禮之所以冥乎地也有天地然
後有萬物萬物之情非動則靜而禮樂如之樂主動由中
出則靜矣禮主靜交乎下則動矣萬物盈於天地之間或
類聚或羣分動者有時而靜靜者有時而動一動一靜不
不至故常者無適而非禮樂也非聖人知禮樂之情其孰
能究此故此繼之聖人曰禮樂云著不息者天也著不重
者地也與易闢戶謂之乾闔戶謂之坤同意一動一靜天

地之間與易一闔一闢謂之變同意

延平黃氏曰天之化其陽始於亥生於子成於丑而乾位
西北焉則知大始矣乾者天之道也楊子曰天與西北鬱
化精也物於此焉天道制其命化精含有其生意特未判
也及夫萬物資始於元成於艮至於震而天之用出焉地
氣上升天氣下降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
數者冥合而有樂之和則大始著矣地之化其陰始於巳
生於午成於未而坤位西南焉則作成物矣易曰致役乎
坤致役者作之也萬物之生天化氣地化形其化形也
者出勾者達羽者飛足者走鱗者遊特未定也及夫並育
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遊者潛走者伏飛者息方以類
聚物以羣分數者冥分而有禮之別則成物居矣大始著
精氣也樂散為和氣以著之成物之體立矣禮分為定體

以居之禮者其樂之終始歟故言禮制行矣則在乎樂之前言禮居成物則在乎樂之後

嚴陵方氏曰有物者必由於有始有始者必至於有物曰大始則又始之前也亦猶大初謂之大爾曰成物則又物之後也亦猶成效謂之成爾乾知大始知之而已及樂由陽來則著其理而可見坤作成物作之而已及禮由陰作則居其功而得所著大始則有氣而已居成物則有形焉氣則往來未嘗息而乾健之所以爲天歟故曰著不息者天也形則未嘗動而坤靜之所以爲地歟故曰著不動者地也夫天之不息以氣所以爲天者未嘗不息莊子曰天其運乎是矣地之不動以形所以爲地者未嘗不動莊子曰地其處乎是矣禮樂亦然經曰樂由中出故曰靜是亦未嘗不息也又曰禮者動乎外是亦未嘗不動也故止以

著言之著者見於衆物之體也於成物獨不言著者以在成形之後不嫌於不著也間讀如無有入於無間之間一動而天一靜而地是天地之間耳若夫動者未嘗動靜一未嘗靜和同爲一豈復有一間哉楊子曰和同天人之間使之無間蓋謂是矣

馬氏曰樂由天作而樂亦著大始禮以地制而禮亦居成物蓋萬物之質必由和而後化則是樂者存乎物生之始質散而後有其別則是禮者居於物成之後故曰樂著大始禮居成物天者陽也而陽以動爲功故天之道存於不怠地者陰也而陰以靜爲德故地之道存乎不動天之道存乎不息故聖人作樂以應天而動亦與陽同功地之道存乎不動故聖人制禮以配地而靜亦與陰同德樂之動則應於天之間禮之靜則應於地之間故曰一動一靜者

天地之間也然而天地合而後萬物生陰陽和而後萬物成則禮樂之道亦必相待而後成也故樂亦未嘗不靜而禮亦未嘗不動故曰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

慶源輔氏曰氣和而後物生物生而後有辨樂著大始和之事也禮居成物辨之事也有氣而後有物有用而後有辨樂統同氣也禮辨異物也天之所可見者不息也地之所可見者不動也不息樂之事也不動禮之事也至於一動一靜聖人之妙用而禮樂之並行也故聖人曰禮樂言言二者不可闕一也

金華邵氏曰禮樂雖因天地而形天地亦以禮樂而著方其天地別而爲禮天地和而爲樂是禮樂因乎天地也及夫禮樂極天蟠地行陰陽通鬼神窮高極遠測度深厚禮樂之理無所不有天地亦賴禮樂而著焉故大始氣也成

物形也大始本有是氣樂則著而明之成物本有是形禮則居而辨之故著而運行不息則爲天著而一定不易則爲地著而爲一動一靜則在動非動在靜非靜乃天地之間而機緘之妙也聖人於此窮其所自而歸之於禮樂故曰禮樂云又以見天地造化亦不無待於禮樂也

金華應氏曰自天高地下至此一章本上繫之文夫子所以明易也而以是發明禮樂之理非聖門學者深究乎天地之蘊而有見於禮樂之用未能及此情者理之所存而心之發見也及猶至也樂出於自然之和禮出於自然之序其二者之用充塞流行無顯不至無幽不格無高不居無深不入則樂著乎乾知大始之妙禮居乎坤作成物之位而昭著不息者天之所以爲天昭著不動者地之所以爲地居者藏諸用者也著者顯諸仁者也天地之間不過

一動一靜而已故聖人昭揭以示人而名之曰禮樂也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

鄭氏曰夔欲舜與天下之君共此樂也南風長養之風以
言父母之長養己其辭未聞夔舜時典樂者也書曰夔命
汝典樂

孔氏曰此一節是樂記第四章名為樂施明禮樂既備乃
施布天下也自此至行也明聖人制樂以賞諸侯其功大
者其樂備五弦謂無文武二弦唯宮商等五弦也南風詩
名案家語云昔舜彈五弦之琴其詞曰南風之薰兮可以
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家語
肅所增加非鄭所見故註云其辭未聞也舜有孝行故以
此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教天下之孝也案世本神農
作琴今云舜作者特用琴歌南風始自舜或五弦始舜也

夔是舜典樂之官名夔欲天下同行舜道故歌此南風以
賞諸侯使海內同孝也然樂之始亦不止在夔也

長樂陳氏曰順天地之和莫如樂窮樂之趣莫如琴蓋八
音以絲為君絲以琴為君所以禁淫邪正人心者也洞越
練朱之制雖起於義農而作五弦以歌南風合五音之調
實始於舜而已以之歌南風亦不過咏父母生養之德以
解吾憂而已豈特解民愠阜民財而已乎夔之為樂薦之
郊廟鬼神享作之朝廷庶尹諧立之學宮天下服近足以
儀覽德之鳳凰遠足以舞難馴之百獸豈特賞諸侯而已
哉彼然而言之者因歌南風而發亦見賞以春夏之意也
然賞諸侯以樂前此無有也後此則因夔而已故以始制
言之此後世所以推為樂祖而祭之瞽宗歟

樂書

嚴陵方氏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有好生之德莫如舜故

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五者土之數而土者生物之主也南風者長養之氣也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歌南風所以寫其心示其長養之意故也解吾民之愠此言養其心也阜吾民之財此言養其形也南為長養之方北為肅殺之地舜作南風之歌而紂為北鄙之舞此舜與紂善惡之所以分樂所以象德而諸侯有養民之德者則賞之故夔始制樂以賞諸侯之有德也

李氏曰舜知樂之情故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識樂之文故制樂以賞諸侯夫當冬而叩徵音以激蕤賓則足以致陽光熾烈而堅冰立散故歌南風取萬物之皆相見也夫歌南風以合於天制樂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以合於人此舜之所以通神明配天地育萬物和天下者也延平黃氏曰歌南風和天也賞諸侯和人也諸侯之受賞

亦貴其致和而已德盛而教尊則其德和於人五穀時熟則其德和於天樂者象德而賞之也舞者德之容也故觀其舞而知其德謚者行之迹也故聞其謚而知其行

慶源輔氏曰南風長養之風鄭氏則以為舜歌父母之德如南風家語所載之辭則以為解民愠阜民財然以此觀之則疑家語所載必有據南風長養萬物猶人君長養萬民舜為天子而歌此以為樂則諸侯之君民者亦當法舜之德體南風之意以長養其民故夔因其歌而寫之於金石絲竹當時諸侯有養民之德者則以樂賞之也非謂夔始制樂言因南風而制樂以賞諸侯自夔始也

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孰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

鄭氏曰民勞則德薄鄼相去遠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鄼相去近舞人多也謚者行之迹也

孔氏曰此經明諸侯德尊樂備舞具綴謂鄼也鄼謂鄼聚舞人行位之處立表鄼以識之舞行綴遠由人少舞處寬也舞行綴短由人多舞處狹也舞處之綴一但人多則去之近人少則去之遠觀其舞之遠近則知其德之薄厚由舞所以表德也又以謚比擬其舞聞謚之善否知其行之好惡也

長樂陳氏曰諸侯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天子賞之以樂者以其人事脩於下天時應於上然後可以樂其樂也故其勞於治民者舞之行綴則遠逸於治民者舞之行綴則短觀其舞於外足以知其德於內聞其謚於後足以知其行於前則舞者勞逸之迹而謚者善惡之名迹則見

於一時名則流於不朽此諸侯不可不勉而記者所以極言之也 又樂書曰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故諸侯有德天子得爲樂以賞之德盛於內而日新教尊於外而日隆則人和於下矣五穀種之美而以時熟焉則天地之和應於上矣人和於下天地應於上則德教洽而民氣樂其賞之樂以彰有德不亦宜乎周官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小胥巡舞列經曰行其綴兆行列得正焉蓋位則鄼也所以爲綴列則侑也所以爲行治民勞者鄼遠而侑寡德殺故也治民逸者鄼遠而侑多德盛故也非故不同凡各稱德而已夫舞所以節八音八音克諧而樂成焉故舞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達於士降殺以兩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鄭伯賂晉悼公女樂二八悼公以半賜魏絳用是推之服虔所謂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

四八士二八不易之論也然則舞行綴遠豈六佾歟舞行綴短豈四佾歟杜預謂凡天子諸侯大夫士之舞一列遞減二人至士四人而止豈復成樂舞耶世衰道微禮樂交喪於天下諸侯僭天子者有之大夫僭諸侯者有之及其甚也大夫不僭諸侯而僭天子陪臣不僭大夫而僭諸侯魯公初去八佾獻六羽諸侯僭天子而知反正者也季氏舞八佾於庭大夫僭天子而不知反正者也彼豈知舜以樂舞賞諸侯之意哉

嚴陵方氏曰君子所以教人者以德唯德盛人所從者衆則其教尊而人事脩矣人事脩則天時應故繼之以五穀時熟德盛教尊則養其心者至矣五穀時熟則養其形者至矣諸侯之養民如此天子賞之以樂也不亦宜乎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舞固有常制矣而此所言綴有短

遠之異者豈非因其德之大小然後或備或否歟行以言其成列綴以言其相聯言遠以知短之爲近言短以知遠之爲長長短言其所陳之形遠近言其所至之地樂不止於舞必以舞爲賞罰者以德之形容尤可見於此故也馬氏曰五穀時熟有富之意也德盛而教尊有教之意也有富與教則諸侯之德備然後賞之以樂賞之以樂者言賞之以備樂也德大者然後得其樂之備德小者則雖有常數而不得備故其治民之勞逸者其舞所以不同也上言舜歌南風夔始制樂言其樂之聲也下言其舞行綴遠綴短者言其樂之容也舞者德之發德者舞之蘊故觀舞可以知德謚者行之賓行者謚之主故聞謚可以知行其意主於舞而繼之以聞謚者所以詳之也

山陰陸氏曰若魯僖公可謂德盛而教尊矣詩曰自今以

始歲其有致民之勞逸係其德之厚薄逸則有餘裕矣勞者未優泰也

延平周氏曰聖人之賞樂以治民為主

慶源輔氏曰以舜之事觀之則天子之爲樂非特自象其功德而又欲以賞天下諸侯之有德者使天下諸侯皆法象天子之德也人事至而天時未應其德猶未至也況樂者天地之和也故必俟乎天時應五穀熟然後賞之治民勞謂勞於治民者治民逸謂逸於治民者勞謂勤勞逸謂暇逸勞逸以事言也故曰治民焉行綴遠則氣舒行綴短則氣促上動則下紓上逸則下促舞者德之容謚者行之名猶影形聲響之可信也若後世之所謂謚則異是矣

禮記集說卷第九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氏曰禮樂與天地並立而天地之仁義尚爲近之

春作夏

又曰以其齊降故有摩盪以其摩盪故有雷霆

手以下

風雨陰陽之交相摩軋八方之氣相推盪易解一起一滅

爲相摩一進一退爲相盪震坎艮本坤也惟以剛摩柔故一索再索三索於乾而男成焉巽離兌本乾也惟以柔摩剛故一索再索三索於坤而女成焉震東方也故震盪艮爲春離南方也故離盪巽爲夏以至兌盪坤坎盪乾而爲秋冬亦若是而已 又曰一闔一闢往來不窮而變化生焉雷霆聲之所作風雨氣之所發運行無窮曰動寒暑相繼而歲成焉照臨爲煖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故百物皆化代興不廢易所謂品物流形周禮所謂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已上二條地又曰極天蟠地者禮樂之容也未出乎天地之間也窮高極遠而測深厚禮樂之化也又非止乎

天地之間也禮樂極乎天以下又曰琴非始於舜作而歌南風者舜也樂非出於夔制而賞諸侯者夔也舜作五弦以下

